

林鈺堂博士

養和齋

蘭香集

陈琇莹 敬題



道証法師恭繪之阿彌陀佛聖像



陳上師傅下之韋馱菩薩聖像



施無畏相



守護台灣之金色韋馱聖像



於龍宮海邊敬獻寶瓶及放生



幽徑通龍宮，光環自顯揚



一九九五年六月應夏威夷大學之邀請  
在檀香山檀華寺發表英文作品



在檀香山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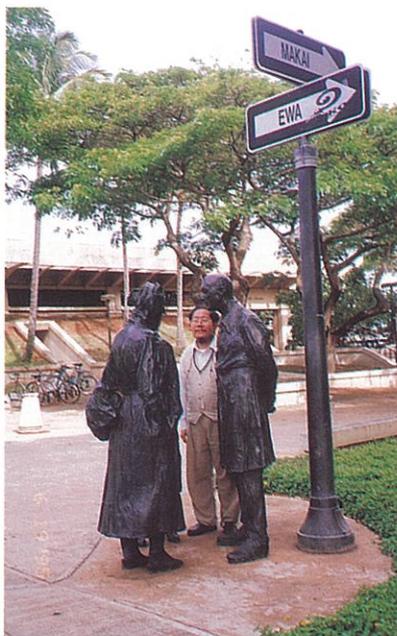
一九九五年六月在檀香山玉佛寺講〈無限的六度〉



一九九五年六月在檀香山羅錦堂教授府上講〈幻化人生〉



一九九五年六月在檀香山弘法蒙鄭小傑、白慧貞伯父母設宴洗塵



在夏威夷大學校園與銅人默契無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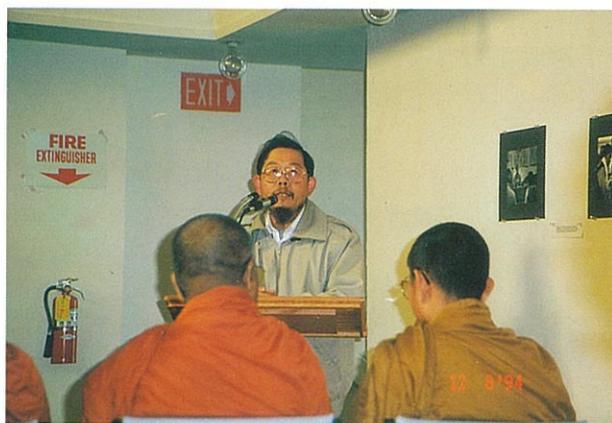
在奧勒岡州波特蘭市超幽及放生



在波特蘭市普輪寺以英文講〈和平人生〉



在波特蘭市普輪寺講〈勸現代人修念佛〉



1994年底在柏克萊佛教研究院  
以英語講〈實踐菩提於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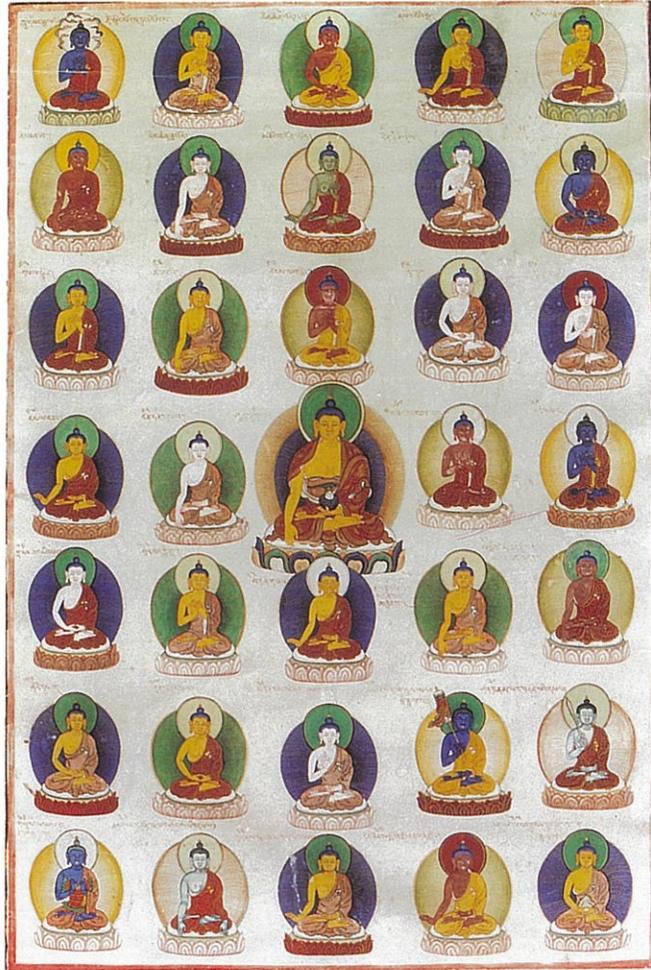
藏密始祖蓮花生大士親製泥像  
為紅教之「視解脫」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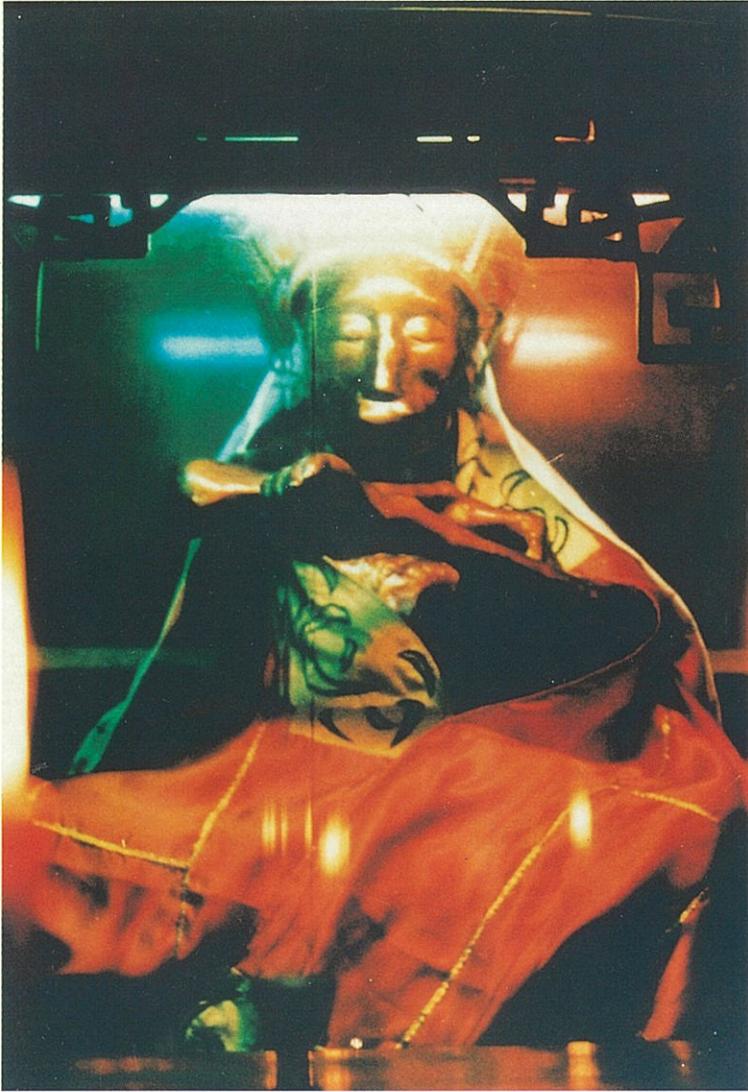
陳上師五彩舍利顯微照相；曾一士居士攝



陳上師傅下之藥師佛聖像  
藥師佛火供時即供此尊



陳上師傳下之三十五佛聖像  
 (請參閱附錄一)



九華山聖僧之金剛身  
其聖蹟在本書內〈無限的六度〉文中略有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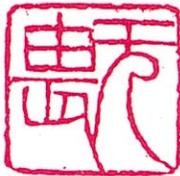
陳上師傳下之海龍王菩薩聖像



護法韋陀  
菩薩之印



景命  
之燈



無畏



養和齋

# 養和齋蘭香集

林鈺堂博士

## 目錄

前言	三
一、阿彌陀佛聖像簡介	五
二、施無畏相緣起	七
三、金色韋馱聖像	九
四、「景命之燈」印之緣起	一一
五、養和齋之命名與鑄印	一三
六、祈請智、悲、力三德加被偈	一五
七、韋馱菩薩啟請頌	一七
八、祈佑偈	一九
九、《金剛經》之大圓滿	二一
十、修法界大定感言二首	二三
十一、圓融八次第於當下	二五
十二、融通有無	二七

十三、出世與入世	.....	三七
十四、一念契入無垠	.....	四三
十五、如何修「無我」	.....	四五
十六、光環照臨龍宮曲徑	.....	六五
十七、超渡感應紀實	.....	六七
十八、真理與解脫	.....	六九
十九、不生不滅之中道	.....	七九
二十、無限的六度	.....	八三
二十一、緣起與性空	.....	一〇七
二十二、為眾而祈請	.....	一〇九

附錄

一、佛說三十五佛名禮懺文	.....	一一一
二、淨土讚	.....	一一七
三、曇花	.....	一一九
羅錦堂教授	.....	一一九
一九九四年印贈佛書收支報告	.....	一二一
一九九五年印贈佛書收支報告	.....	一二五

## 前言

一九九五年我決定了以「養和齋」題名書齋；同年的中文作品收於此集，故原擬稱之為《九五文集》。後來因準備工作順延至一九九六年，而又加入九六年初的新作品，因此改名為《蘭香集》。先父曾養植蘭花達數千盆，因而家中常有蘭花陳設客廳。洋蘭艷麗無香；中國蘭則綠葉修長，挺立飄逸之姿，花小色淡，而雅香尤淡，其名「素心」，此等皆類隱居有德之士。在室中走動時，偶而得聞其香。拙作發乎真誠，偶而有之，若蘭香之偶而得聞，故名之為《蘭香集》。

我的寫作大多是有感而發，因此沒有一定的數量與時節；可以說是修行生活中自然流露的感言。這些作品有些是與感應相聯的，有些是修行體驗的表白，有些是對佛法的領悟，有些是對佛法在世間應用的省思，還有些是為了自修或供他人修而作的。

寫作〈融通有無〉的靈感起於敬獻寶瓶的途中。九月十九日一天之中寫了〈一念契入無垠〉與〈出世與入世〉兩篇；前者是十九清晨的領悟，後者是心中蘊育約一個月的結果。

九五年我還有兩篇英文作品，各自成書。一篇是應夏威夷大學宗教系之邀，在檀香山發表的〈中國佛教文化內的經歷死關〉。另一篇是隨順感應的指引，對佛教與基督教作比較研究，並指正天主教教宗所著書中對佛教的誤解，而名為〈穿越解脫的門檻〉。此二篇皆已出單行本。

九四年曾以英文寫作一書，闡述菩薩道之修習六度，並強調以「無限的一體」的眼界來融通六度。九五年六月在檀香山弘法，以國語演講了「無限的六度」，將該書之主要內容陳述一番。我請檳城的陳碧霞女居士將之筆錄，收入此集，以饗讀者。

此集內各篇，大多曾蒙陳碧霞、劉美珠及洪國聲三位佛友輸入電腦，印贈佛友們。最後之排版成書則蒙洪國聲居士承擔全責。相片則多數蒙蔡武松居士賜予照相、製底片及沖洗之服務，或由各地佛友提供紀念或供奉。謹此誌謝。

林鈺堂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阿彌陀佛聖像簡介

這尊阿彌陀佛是道證法師（俗名郭惠珍醫師）抱腫瘤重病所作。此像完全依照《造像量度經》之規矩，胸前卍字右旋亦正確，十分難得。在作畫過程中法師曾持誦彌陀聖號達四百八十萬遍以上。堪稱製作完全合乎標準之彌陀聖像。我也曾在夢中見自己以此像與大眾結緣。此像之色彩以噴筆表現如虹之光明佛身。原作為四尺乘八尺之大畫，作畫過程十分艱辛，詳見由其口述筆錄之《畫佛因緣》書中。

願有緣見聞、供奉此像者，咸蒙佛佑，智慧增廣，早成正覺，普濟群生！



## 施無畏相緣起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旬，連續接聖荷西地區佛友兩起求助。先是為一住宅鬧鬼祈求平安，即修以超渡之頗瓦法。修法後即完全平息怪異現象。再則為冤鬼附身之女士祈禱。修頗瓦法後，該女士情況略為好轉。次晨夢見寓所門鈴作響，我開門見她全身包紫衣，阻於紗門外。醒後即電話勸其夫應獻寶瓶給海龍王求助，其夫遵從。隨後於定中見該女士即已無異狀，面貌豐圓。當晚與其夫通電話，果已大為好轉，即囑以靜養安神。

今晨醒前夢見攝影師為我拍照，我右手作施無畏印。同時見到夢境之外，左側有全金之韋馱將軍塑像，青年英俊，雄姿煥發，全身盔甲鮮明，如人身高度，右手持細長之金棒，長度如音樂家之指揮棒，粗細則為其三倍。

醒來細思其中含義，解為要我流通施無畏相，普濟各地因冤鬼滋擾而不得安寧者及處所，而冥冥中助此無畏施者即婆心悲切之韋馱大菩薩。彼手持細棒，則為調教冤鬼之用。自省我為人解此類難關，完全義務，而且體貼對方困境，不斷掛心祈禱，隨時通報感應所見，並教以處理方式之

要點，因此感動護法，助我以相普施救濟。

前此流通之「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符，供燒化以超渡亡靈。普施以來，感應之回報經常傳來，遠及台灣、大陸、馬來西亞及美國多州。願淨信有緣得此者，將此施無畏相安於宅第，或配於身上，必可蒙 韋馱菩薩之賜助，早得安寧。加上彌陀聖號符之燒化，使滋事之冤鬼亦因佛慈加被，得以往生極樂世界或轉生善道。如此存亡兼安，不亦善哉，不亦善哉！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美國加州寓所

## 金色韋馱聖像

〈施無畏相緣起〉一文流通後，台北吳居士因之憶起一尊黃楊木刻就之金色韋馱聖像，乃往佛像店探之。雖已歷經二年餘，尚未值有緣者請去。吳居士遂請下，並贈余供奉。

開光後，請問韋馱菩薩願否留鎮台灣，以保安定，以弘佛化？蒙一卜恩准，因此留供台北舍下佛堂。

施無畏相之感應，金色韋馱聖像現全身；只隔一個月，即蒙佛友厚愛請來金像。韋馱菩薩之威靈與佛友之慷慨，皆令余心儀不已。

一九九五年元月卅日在美寓所

一九九五年四月補記：此像寄給不知有此經過之桃園湯松義居士，聖像安抵之前夕，其妻陳秀燕女居士於夢中先見到，一模一樣。



## 「景命之燈」印之緣起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日起床前思及：「長子建宏已進高三，每日忙於課業，難得見面交談。但他若有事，則自然無條件、徹底照顧。佛法修行者對眾生也是本著這種親情，毫無計較，一心為他們祈禱、服務。」馬上在心中浮現「景命之燈」四字。

起床後查《三民大辭典》，景命即大命。古時以天子治國乃承天之天命，而號「景命」。佛法修行者為求眾生之徹底解脫而奉獻身命，無分眾生之種類，無有休止之時期，此種生命更堪稱為「景命」。因此，「景命之燈」乃開示：此種愛護眾生有如親子，毫無計較之菩提心，是照亮菩提道之明燈；依之而行，無虞偏失。

此屬感應之印証教授，誠然可貴。特請陳祥耀居士篆印，以為紀念，以供弘揚此旨。

願景命之燈三世常明，普照十方！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

養和齋  
於加州

養和齋蘭香集

## 養和齋之命名與鑄印

在信箋上，喜用陳祥耀居士刻贈的單字小章——白紙上一點紅，而寓意恰可展示全篇之主旨，使得全部都活起來了。近來對「和」字頗有親切之嚮往，因此敬托祥耀鑄於印石。「和」不能強人所難，只能虛己、包容以致，因此以陰文表之。

陳上師及友人皆曾提示，可自號書齋供行文記錄之雅用。惟生性不務虛名，故未從之。近日對「和」之體會日深，覺悟修行生活在於養和，而自然生起「養和齋」之構想。質諸內子，彼亦欣然讚同，因此決定採用，並委祥耀鑄石。

和不止於人和，而是法界一體之祥和。一切本來如是，因果不爽，無可計較，無需爭執。平和隨順，無有嫌怨。迷失一體之祥和，則自苦而累人。欲離苦而達無限之開闊，則賴養和之修行，由勉力之容忍漸趨寬容之自在。

「養和齋」印之結構，本擬以圓印表和之圓融。但外圓則有滑動之感，而失祥和之安定。佛法中以「大方廣」形容法界之無限開闊，因此改採

外方，表大方廣之安定。此三字橫列，以和為中心。和字圓形表法界一體圓融，而陰文則表虛己、包容。養、齋二字環拱兩側，如護如抱，而以陽文表赤忱流露。

和字陰文，表無為、自然之成就；養、齋陽文，表有心、修行之將護。陰陽交互於大方廣之一體中，生生不息。有為之養與有限之齋乃無為之和與無限之廣的縮影，而無為之和與無限之廣實乃養和齋之蘊藏！

一九九五年六月廿八日

養和齋

在永和

祈請智、悲、力三德加持偈

文殊智光照我心，賜我本淨見一切。  
觀音悲淚潤我心，賜我天真無嫌怨。  
勢至威嚴撼我心，賜我覺醒離偏執。  
三聖圓融智慧力，賜我佛德渡眾生。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九日  
時弘法於檀香山，作客  
鄭小傑、白慧貞伯父母  
家



韋馱菩薩啟請頌

護持佛法大將軍

四大天王咸追隨

漢地寺宇普供奉

顯揚聖教無餘力

眷顧行人為親子  
如護陳師未暫離

適時鼓勵與補給  
恩光及我以利眾

弟子鉦堂

念恩含淚敬頌

一九九四年十月作



## 祈祐偈

敬禮大恩門一切依護  
總集文殊示現陳上師  
祈加被善信令得如願  
離苦得樂福慧咸增長

常代眾祈請 佛祐，因作此偈以為代  
眾祈請時之用，而得修習總持之效。

弟子鈺堂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九日



## 《金剛經》之大圓滿

過去心不可得；計較心不見了！  
未來心不可得；期待心不見了！  
現在心不可得；執著心不見了！  
純真的天地，沒有對立，自然的融和。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小跋

《金剛經》之三心不可得，法眼明徹，直指本淨。修習佛法，年久功深，可漸達後三心之消逝。前後際斷，當下不著於相，則萬法一體圓融。密法之大圓滿即由此果德而垂教示！



## 修法界大定感言二首

### 修法界大定感言之一

時空無限觀此生，  
滄海一粟不足道；  
圓融時空於當下，  
承先啟後遍十方！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修法後所作

由法界觀此生，則無我可計。

由當下圓攝法界，則知行止當以合乎「千秋萬世、放之四海而皆準」為原則。

修法界大定感言之二

當前一念通全體，  
卻因見樹失森林；  
法眼清淨頓消幻，  
同體無限常喚醒！

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修法後所作

一念即法界，因執成礙，迷失全體。回復本淨，無有業跡，而體會法界恆常之喚醒回頭；惜乎迷時之不覺！

## 圓融八次第於當下

當下與臨命終之時無異，  
故心中罣慮當完全放下，  
安住於法界無限之一體中，  
為眾生之解脫而祈佛加被！  
於一一逆緣中體會所有有情之苦，  
恆常修行忍讓與寬懷，  
遂見塵世中隱藏之淨光，  
無有嫌怨，安於隨緣之行止。

陳上師教示之修行八次第：以無常錢，買出離土，築戒律牆，下菩提種，澆大悲水，施定力肥，開智慧花，結佛陀果。圓融八次第於當下，則任運於解脫之生活。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融通有無

## 引言

融通有無似乎是經濟上的術語，卻也可以引申到佛法的修行上。佛法常說「不落兩邊」，就是不可偏執有，也不可偏執無。然而我們面臨有形無形、有相無相、有緣無緣、有限無限的分界時，又如何能不落兩邊呢？若是不落兩邊，我們又如何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呢？可見「融通有無」是學佛修行必需領會的訣竅。

其實佛法中「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之類的話是針對二分法的對立而言的。二分法把實際經驗的內容，一截兩半，非彼即此，黑白分明。仔細想來，觀念上容易截然二分，事實上卻往往只是或然的機率。我們的生命由幼時的成長到老時的退化，可說是生滅兩面互為消長的過程。身體時時刻刻的「新陳代謝」，可說是亦生亦滅、生滅同步在運作著。世事的變遷，人情的冷暖，亦復如是。這樣看來，不生不滅，融通兩邊，是本來如此，又何勞佛法開示呢？奈何人心執迷於形相，積習成病，因此

不得不提醒一番。

有了上述的了解，是否就不用談「融通有無」了呢？既是本來如此，又有甚麼容人置喙的餘地？雖然不必費話，面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抉擇時，卻也無妨先就有形無形、有相無相、有緣無緣、有限無限，循序深入探討。經過這番鑽研，在生活上或許可以游刃於有無之際，而有大作為，利益群生。這是此作的用心所在。

## 一·有形無形

有形無形的分界，粗看易判，細思難描。化冰成水，固體變流體；煮水成汽，液狀化氣態；愈來愈難掌握，愈來愈不易見，而於宇宙中之水分子並無增減。海洋、沙漠、雲層、氣流，種種現象，時刻變遷，如何界定其形？微小之生命，雖不見於肉眼，在顯微鏡下則生、住、異、滅輪轉不停。面對種種條件之不斷變遷，吾人又當如何判定孰有孰無？可見有形無形之分，是因緣會合下，相對之分別。

有形之微生物，卻明明不見於肉眼；無形之時間，卻刻刻催人老去。

精神之作用雖曰無形，然夢境之歷歷，確有形質。至於能預知未來或通曉遠處事情，則不能以無形而歸諸虛幻。特別是確有人能以心力轉動磁場，甚至使金屬變形，則有形無形之間，又如何截然分界？鬼屋之中，翻箱倒櫃，飛動家具，甚而傷人；其形雖不見，其力能及於有形，又比一般有形更為難測而不容忽視。

只就相對畫分而言，則有無之際不容執著，當視如露如電，方能解脫無礙。更就有形無形之交互作用而言，則當探究是否有可以融通調和之途徑，以謀長遠之安寧。佛法超越人類知識之限於感官及觀念，而直指實相——一切為無限之一體。依此教示，若能去除偏執，不為感官所限，則自然融通調和。此種教示，一般世間看來，太過玄虛。然而試問科技高度進展之今日，何以世間困苦有增無減？佛法所示修行途徑，實踐者皆知有利自他之身心，並有超越感官之境界；未修者何不虛心試行？

## 二．有相無相

有形固然有相，但取相難免主觀之分別。例如，黑紙上繪白高腳杯，

也可觀為白底上兩人面對。近來更有以平面之彩畫構成立體感之另一畫面；此種立體畫面因人而有見或不見，也有人經嘗試而見，也有人屢試皆不得見。曾聞有舍利子，因信心祈禱而突現，不止史書詳載，近人亦有經歷者。亦有舍利子，因人而見或不見，所見亦因人而異，形色光澤大相徑庭。凡此種種，足見有相無相之相對性。

心思雖無相可覓，卻有腦波之變化可錄，有言之變遷可循。理念雖無處可尋，卻可以文字、聲音傳達，而對人生、宇宙產生或多或少、或暫或長之影響。關心之情景與人事長在憶念之中；不切己之事物則視若無睹，或隨過隨忘。同時同地同經歷，而各有所見所聞，若再涉及立場與功利，則更是各說各話。英文之「歷史」一字，正是「他的」「故事」兩字之合寫，對於歷史之主觀性有傳神之表達。

《道德經》所謂「五色令人目盲」只及「取相」之表層；《金剛經》所示「心住於法，則如人入闇」直指「著相」之根源。心無所住，則無偏頗，可免分別取相之咎。雖不落著相之圈套，並非無可作為，仍可一本大公之胸懷，做同體大悲之服務事業。此種服務，不分對象，無有嫌怨，只是盡己所能竭誠提供；只問奉獻，不計名利。

世間不能沒有規範、律法的維繫，然而規律有窮，不足以匡正一切。宗教之情操雖是無私無限，在做人處世上卻必有分際與區別。如何在有窮與無限之間靈活調適，而不囿於私心自限，仍能自問無愧，合乎公平、正義？活到老，學到老；孔子所謂「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乃此類融通有無之謂歟？

圖書館聚書一處，供大眾借閱，以散佈知識，可謂「似聚實散」。佛法經書隨緣流通，使大眾明瞭佛理，趨向修行，以達本淨，可謂「似散實聚」。間諜於公開場合附敵，而於私下收集情報回報己方，可謂「似奸實忠，似忠實奸」。高深研究所只收少數精英而摒一般大眾於門外，如此方能真正傳衍文化之精華，可謂「似私實公」。此等例子正足以提醒吾人，不宜遽就表相而下評論。凡事若非深入研討或親歷，則不宜加以品評。若只知一般原則，而無視於當事者之處境及經歷，雖用心頗佳，奈何所評不切實際，徒然成為出於誤會之絆腳石。此等行徑殊堪識者之痛惜！

形相有無之間，千變萬化。與其虛耗心神於懸揣，莫若自檢心行以存誠！如此自淨其意，正足以保養天地間之和氣，而護育萬有。

### 三·有緣無緣

佛法明示一切現象皆賴因緣和合，故無絕對之因素，只有相對之條件。所謂「佛不渡無緣之人」，非指大悲有限，乃指救渡事業之成功與開展需待機緣之成熟，故曰：「佛力不可思議；眾生之業力亦不可思議！」既然無絕對之因素，則有緣無緣亦只是一時相對之情況。大悲事業之不斷開展正是要廣結佛緣，化無緣之眾生為有緣之信眾。精進之行持，則化淺緣為深緣，育新緣為熟緣。佛法明白因緣之複雜性及覺醒之非可勉強，故從不妄以威逼，亦鮮以利誘，只藉暮鼓晨鐘做有恒的喚醒，以踏實的行持樹立照世的明燈，隨緣接引，期盼迷途之早歸！

有緣得值佛法，幸遇明師，卻因循世間，難以精進者，不在少數。似此有心無行、拖延時日者，一旦無常方悟一世自欺，佛亦徒呼奈何而已。莫以有緣而徒然自喜；當以有緣進而承擔佛法渡世之事業，責成自他並利之鴻猷。

### 四·有限無限

佛陀之慈悲與智慧皆本於親証一切是無限之一體而自然流露。然而由一般人之眼光來看，則任何言行、事業皆屬有限，佛法亦非例外。更何況佛教在世界各地有盛衰興替，似乎確立了其有限、無奈之一面。佛陀雖曰証入無限，其教化也不斷在傳佈，但其肉身早已示滅，豈非有限？這是只知有限而無法體會無限者必然的結論。古德所謂三不朽，早已開示在世間層面如何超越一生之局限。然而立德、立功、立言豈能真正不朽？孔廟香火之盛衰，隨朝代而異。德範、功名與言論往往隨時隨地而遭褒貶。惟有佛陀所示之無限，乃超乎時空、感官、文化等等之限制，而為一切之本來面目。雖鮮為人所親証，然而歷代之修行者不乏親自得佛加持、開示者，故知佛示之無限、不朽，非世間論說所可比擬，確有親証之可能。

為開世間俗眼之局限，無限的慈悲仍需假借有限的語文、名相、種種世間設施來隨機垂教。有如慈母之育兒，由供乳糜、換便溺做起；於此日常之小處更顯愛心之貼切。佛法教化雖有興替之表象，然而數千年如一日，無分種性、地域之不斷傳佈，更彰顯智慧之深廣實乃無限。至於獻身實修及弘傳之行者，於一生之修途中，常蒙佛佑及護法聖眾之眷顧，更不為

表面之似乎有限所惑，而能恆常精進，深入品嚐無限之真實內容。

有限實乃著相者之自限；無限方是無住心之本面。不為有限之表相所迷，方能証入無限之一體。若能深入無限一體之覺受，則自然勤於應用有限之生命及設施而大力推動永恆之救渡事業。有限無限，因愚者之執著而分野，由智者之通達而融合。

### 結語

修習六度，首在布施。布施包括財施、法施及無畏施。藉種種施而修習形、相、緣、限上之有無融通，可謂一門深入之妙法。有心領會「融通有無」之訣竅者，當於此著力。

綜上所述，可見有無之相對性，而有賴智慧之融通，以免受此等分別之局限，而得以回歸一體之本淨，從而善加圓融運用。願以此菩提理念與眾共勉：不囿於有形之世間，而能隨順有形無形之遷易，樹立慈悲的典範。不迷於有相之執著，而能安住於無相之自在，進而發揮無住於相之自由。安於有緣之現實，而不拘泥於無緣之困惑，誠摯地伸出結緣的援手。領

會無限的智悲，修習有限與無限的融合，將一點一滴的行實譜入無盡的法界大樂章中！

一九九五年九月七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出世與入世

佛法明示「不著於相、融通空有」，故知出世與入世亦相對之分別，應當通權達變，加以調和。入世弘出世法，出世行入世事，又有何可何不可？只在乎一心淨不淨。

在理論上雖然必需徹見究竟圓融，在實踐上則往往因為環境太複雜，一涉交融即淪為難以自拔，故有就出世與入世詳加解析之必要，以救護有心以佛法理念濟世，而不明如何著手為宜之善士。

### 一、不在表相

出世與入世之分，不在表相。心有執著，雖一生離俗專修，難出輪迴，仍屬世間。本著慈悲，雖經營事業於人間，不忘隨緣接引，仍可成就化渡。入深山植林，利益不見於當前之世間。安於胯下之辱，方得一展雄才於將來；志士濟世豈汲汲於一時之表現。不論出世、入世以行救濟皆當弘毅自任，自強不息以務實，以達長遠之安樂。

## 二、需要交融

欲提倡正覺之修行，固宜先離俗專修以達開悟，而後法化天下，普濟含識，然而開悟之徹底豈可不經世事之考驗？法化之風行豈能出乎不明世情之教導？故出世必經入世之磨鍊而証悟；出世正為入世以振醒群迷。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先經魔考而後証悟；証覺後弘化四方而非獨隱於深密之處。

欲就世間而致力維護公理、正義與和平，固需孜孜於斯，不捨晝夜，然而本身若無超出世間名利之見識與修養，安能莊敬自持，履塵無染？佛法之慈悲普及一切有情，平等愛護，而於一切法，教示徹底之無著、無貪，在行事之活用上，又有「不住於相」之開導，誠為入世服務者最佳之修養途徑。

若有出世、入世之分，罣礙於心，則無法徹証本來，亦難以隨緣接引，適時應機。正因能假世法申明佛法旨意，能用佛法以增進世間安樂，而成就真空妙有、二諦圓融的大用。故知出世、入世需要交融。

### 三、照顧根本

雖曰出世、入世需要交融，但在實際修行與操守上，此等圓融活用，豈是易事？若無細檢本心、堅守本淨之能力，所謂圓融難免成為老油條渾水摸魚之藉口。故當明瞭出世、入世分際之根本，而以照顧根本為當務之急。寧可死守根本而受人譏諷為不能圓融，不可徒號圓融而淪為同流合污，無以自拔！

出世、入世之根本分別在於用心是否超越時空之限制而及於一切有情之徹底解脫，証入正覺。一般世間之事業雖可間接為此根本目標之助緣，然而一旦涉入，往往如漩渦之愈捲愈深，終致失去遠大目標而唯注目於當前之利害得失。在實際上，為了保持出世之長遠目標及利益，甚至不得不避免涉及世間事務，以免因種種纏縛而失去人間一片心靈的淨地及晴空。

釋迦牟尼証覺後，並未回國接掌王位以福利子民，亦未曾提倡種姓平等之社會革命，只是對所有眾生皆施以佛法之教化，並樹立佛法超越世法之軌範。（不論出身，而以先入佛門者為尊長。）玄奘大師屢辭唐太宗佐

政之命，而以弘法為終身之職志。耶穌不為有心政治者所惑，不因群眾公認為「救世主」而介入以色列人之革命建國運動。古聖先賢豈不顧人民當前之利樂？何以必於世法之外，另行出世之救濟？若非著眼千秋萬世，普及四海之濱，何能忍受當前生民之塗炭？正因世法之纏縛太深，非一般人所能脫出，故需提倡出離、專修，以照顧根本，以護持菩提種子及正覺教化於多苦多難的世間。

#### 四、謹守分際

世間問題叢生，固需吾人之參與與經營以匡正時弊，普利群生。然而共業之複雜與積弊，並非少數人依理想之尺度大聲疾呼、嚴加批判即可釐清。更何況世間有不按牌理出牌之人，即自然有不按牌理加以修理之對治，非任何人所能強制規範。長遠的根本解救之道，還是在於弘揚佛法所教示之無常、無執與慈悲開闊。由人心之開悟方能維護真正之和平與公義。

嘗見有出世職務者發表關於政治之言論，不是流於空洞之理想，即是

本著個人之處世哲學或人際關係而無關於國計民生。隔行如隔山；若能謹守出世職務之分際，豈非更能專精道業而安定人心？

於出世、入世難以融通之分際，吾人當何以自處？學佛者似應效法本師釋迦牟尼佛之典範，而有明確之抉擇！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九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一念契入無垠

純粹一念，本來無垠；奈何此是佛陀與嬰兒境界，而非業識茫茫之凡夫所能體會。佛法理論明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惜乎曲高和寡，一般人無所措手足；望洋興歎之餘，遂歸諸清談之玄論。

本文謹就個人體驗陳述由修悲而趨近無垠之領會；願藉此提供一念與無垠間莫須有之橋樑，或可裨益欲深入法海一探究竟者？

吾人深心有難安之恐懼——於此無常之世間，不知將遭遇何種情況，特別是難以抗拒之災變，忽然到臨。而此難安之心，不限於個人之生死，乃所有有情永恆之同病。於此體會無垠，則非空洞之理念，而有實際之內容。故知無垠不止包括佛陀之智慧，亦含蓋凡夫之恐懼、貪、嗔、痴、慢、疑，而不為此等所限。佛法故曰：「佛力不可思議；眾生業力亦不可思議。」。

無垠之本來，畢竟無可限量，故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故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於一切有為法則曰：「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佛法慈悲所指，不離無垠之本來。

念個人之安危，而轉思眾生之苦樂，即此而深切體會無垠，故知修悲可以達智，良有以也！

數理邏輯對無限之研究，早有高層次之建構。此次對佛法中無限之體會，頗有類似之感，亦即無限中可以包容無限之無限。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九日

供空行吉日以此供之

養和齋

於加州

# 如何修「無我」

## 引言

佛法的根本教示是指出「無我」。這在一般人聽來，很難接受，也很困惑。平常生活裡，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在運作著；這在世間幾乎是天經地義，佛法卻說「無我」，到底是甚麼意思呢？世間雖也有「無私無我」的說法，意思只是提倡「大公無私、公而忘私」，並沒有否定「自我」的存在。如果佛法所謂「無我」是否定「我」的存在，從社會生活層面來看，是不切實際的。否定自我的「無我」若可以接受，又要如何應用於生活呢？若「無我」的理念在群體生活中行不通，豈非空話，莫非玄學？

以個人及群體的自我為中心的世間生活，雖因之而引起種種困苦，但是在別無選擇的現實情況中，大家都不得已，只有繼續依舊維繫著。雖然有些政黨以群體共同的福祉為標榜，但是不論已否執政，只要一涉及現實利害，就離不開派系的運作以及權利的酬庸。佛法何以昧於實情而倡「無我」，又教人不要貪著世間的名利及愛慾，其真正目的何在？修習「無我

「既是與世情背道而馳，又有甚麼好處，又有何等重要性呢？」

在佛教徒而言，縱然信受或瞭解了佛法所示「無我」的真義，仍然可能面對下列的問題：既是無我，又是誰在修行呢？將來又是誰証覺呢？又是誰渡眾生呢？怎樣才是修「無我」呢？又如何決定修對了沒有？想修「無我」是不是也是一種我執呢？若是我執，豈非愈修「無我」愈加強我執，又那能達到無我呢？既是無我，又何待修習？豈非愚者自擾，多此一舉？

在佛法中有教示說，需要修空觀，入深禪定，才能斷除微細的根本無明我執，而徹証「無我」。一般行者大多缺乏入深禪定的功力，那又要如何修「無我」呢？是否就無從用功著力了。「無我」既然如此難解難修，在佛法大海中是否有其他的教示可以達到「異曲同工」的效果，而又較易讓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修習呢？

以上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以顯示〈如何修「無我」〉之急待探討。這些問題皆是有心深入佛法者難以避免而又不易解答的。本文試就此等疑難逐項加以解說，並提供個人修習「無我」之心得，希望能對修習「無我」之行者有所裨益，並引起大眾修習「無我」之發心。

## 一、「無我」之真義

佛法教示「無我」以救拔眾生脫出輪迴之苦海，然而「無我」並不是為了達到此目的而塑造出的理念工具或教材。「無我」是在哲理的解析及修行的証量上都確認的真象。因此佛法的救渡不是靠盲目的信仰，而是指出真象，助人脫出困惑。

「無我」並不是說沒有一般所知的個體的存在，而是說「我」這個觀念沒有絕對獨立的指稱對象。一切經驗的內容都是種種條件湊合下的現象，隨著構成要項的遷變而轉換，並無絕對獨立的存在及自主性。任何指稱及標示皆是在渾不可分之整體經驗中，勉強安立名號及畫分界限的相對性認知活動。雖然在人際活動中可以指認及分辨個體之存滅及行跡，細察之下卻必需承認缺乏絕對的指認對象，而只是一時取相、權宜的方便。細究其實，「我」只是觀念上的一個指認工具，與實際的經驗並無必然的關連。一般世間的活動及個人的言行，都在「自我」的觀念籠罩之下，而缺乏對此觀念之本質的瞭解，也鮮有能加以反省的。因此為我執所困，不但出

苦無期，而且作繭自縛，愈陷愈深。在修行上若能達到意念的停止，甚至在定中鬆去潛意識中種種觀念與習性的束縛，則能體會本來沒有主客的對立，亦即並無「我、你、他」的分別指認。

既是無我，又是誰在修行呢？陳上師曾以專文討論此題，而教示曰：正見是修行之自性。詳見《曲肱齋文二集》內〈修行自性之推究〉一文。然而正見在初修者而言，似乎限於觀念所能表示的範圍，而缺乏深刻的體會。若從一般修行者的過程來看，起修時也不一定正見具足，有的是因為受重大變故的刺激，有的是因為遭遇難關而謀求出路，或因好奇，或因親友之薰染，種種因緣，不一而足。接著在經年累月的修途上，也有精進與懈怠的時期；若只是正見在指揮著修行，又何以會有懈怠的時期？此外，對於佛法教示的了解，也是在人生經歷增長之後才轉深刻，可以說修行心中正見之確立與融通是修行生涯所養成。這樣看來，也許可以推說，修行的原動力是眾生本具的覺醒。這種覺醒因世間的習染與纏縛而被掩蔽。但是有時又因種種因緣而得以復甦，導致起修。若能加以維護，則修行不會退懈，而終致圓滿之開發，即是証覺。這種說法雖不及以正見為修行自性之可以明確指認，卻有直覺上之體驗為其根源。本具之覺醒雖無法加以客

觀之描述，但可以說明一般修行之種種現象，又合乎佛法「覺性本具」之教示，也合於佛法認為眾生可能未聞佛法而自己領悟真理的「緣覺」之說，故此說應有參考之價值。

物理學關於光之理論有粒子說與波動說，兩者並不相同，但也不衝突；必需兩說兼採才能完整說明光之種種現象。對於修行主因之分析，似乎也要兼顧正見之主導與本具覺醒之推動，方能對修行之形形色色給予圓滿的說明。若以正見為修行自性，則正見當然無「我」；若以本具覺醒為修行之推動力，則因為此種覺醒是超越後天學來的觀念的，故非「自我」所能界限。綜合言之，即是修行之進展不在於有「我」。

依據本具覺醒推動修行之說法，則修行不必有能修之「我」，只是本覺甦醒之表現；証覺不必有我，只是本覺圓滿開發之謂；渡眾不必有我，只是圓滿之覺醒的表現震起蟄伏之覺性。修「無我」即是放棄我執以恢復本來的清明。能看得開、放得下、寬容無爭，放任因緣之自然演進，便接近修「無我」。「無我」是真理；合者得解脫，不合者陷纏縛；無可勉強，無需爭論。修習「無我」只是本覺之醒悟，合於真理以行事處世，並無存心欲執取何種結果，連以佛法渡生亦只是合於真理之必然行止，故非我

執。「無我」並不待修，亦無可修；所謂修「無我」只是放棄種種我執以及放棄執「我」為實之謂。在有情自心若覺察有我執，則必以種種方便放捨之，方能回歸本來之無我，故修「無我」並非庸人自擾，而純屬知病服藥。

## 二、有「我」的反省

雖說在哲理上及修証上都確實無我，奈何現實生活的利害關係以及社會的運作都建構在「我」這個觀念之上。佛法何不隨順世法，而偏要唱反調呢？這是因為我們若反省世間的種種苦及其成因，就會發現「我」這個觀念是很多不必要有而純屬人為的苦難的基本因素。有「我」則必有成見、偏見，而不能平等待人，不能博愛有情，也就難以進而修習種種善巧的服務。然而就一般的認知而言，明明有獨立的個體，有其需求、言行、權利及責任，若說應當貫徹「無我」，則社會又當如何架構、如何運作？個體之生存又當如何維護？豈非應當只在道德的層面講求善惡的分野與抉擇，而不應深入探討以致動搖社會結構之基本觀念？

欲明瞭佛法宣示「無我」之慈悲本懷，就必需先認清佛法所欲拯救有情離苦得樂的範圍。佛法的目標是要使所有有情皆能永遠徹底地超出輪迴生死之苦。若不在根本上改革，依照真實無我來生活，則不可能達到這種究竟解脫的目標。若不能徹底無我，則任何慈善行為皆只是在相對環境許可下的表演而已。換言之，有「我」的結果，在環境的壓迫下，自保必定取代慈善，功利與權勢必然在生活中掛帥。豐年則老弱尚得劣食；飢荒則貧窶無以維生。世間的規範所能匡正的十分有限。對境遇的維護，人力又何能勝天？不管人為如何努力，社會及個體之安樂皆無絕對之保障。有「我」則必有爭鬥、猜嫉與不安；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人間與叢林何異？

有「我」之弊端已略舉於上，然則「無我」又何以維持社會之存續及安定？縱然有少數法眼明淨且高尚其志者修行「無我」於生活中，奈何大多數人並不景從，依然「我」行「我」素；似此又何能改良社會、移風易俗？更遑論及普渡眾生，永出輪迴了。若不能改變社會之以「我」為中心，則少數人修習「無我」又有何益？因此必需說明修習「無我」之重要性。

### 三、修習「無我」之重要性

首先需要說明提倡「無我」與社會之存續與安定，不但不衝突，反而大有裨益。一般想來，若貫徹「無我」之理念，則無從講求個體之權利與義務，結果不是流於空泛，即是被少數之統治階層以此類理想催眠大眾，而坐收實利。若一般人真誠修習「無我」，是否會產生流弊，層出不窮？從根本上瞭解此問題，先要認清社會之安定與存續，基本上是依賴成員之互信與善良。任何規章皆十分有限，不是繁複到只有專業者能解，即是應用之妙在乎當事人之解讀與執行。若人人以強化我執、照顧私利為優先，則任何典章制度皆只是弱肉強食之粉飾而已。若社會中之共識以修習「無我」為要務，則和樂、互助、互諒之氣氛自然存在。唯有修習「無我」，方能真正彼此體恤，並體會同為有情，皆有生、老、病、死之苦的共同命運。此外，個人一生是否有真正的平安、喜樂，亦賴修習「無我利他」以致。這一點比起衣食、名利上的計較是更為基本，更為重要。

其次需要說明修習「無我」之必要性。若因實修「無我」者稀，實行以自利為中心者眾，而放棄此途，則不但社會更易趨向功利、邪惡與不安

，個人亦永無精神上得安寧、喜樂之片刻。若能勉為其難，屹立于濁世我執滔滔之洪流中，實行「無我」之同體大悲服務，則不但有望藉長遠之奉獻感化人心，移風易俗，更使個人生命之潛能得以充分發揮，進而攀登正覺之高峰，超越世間輪迴生死之苦海。修習「無我」，不但有關個體之迷悟、生命之價值，更與所有有情之離苦得樂息息相關，豈止不可輕言放棄，實是有心救世者必循之大道。

世人非不知善惡，非不欲心中清明、安寧，非不欲自利利他，同享安寧、利樂之人生，奈何遷就世間之現實考慮，又不能將私利置於公益之後，因此因循度日，難以自拔。若見有人真實奉獻，實行無我利他，莫不樂於扶助，共成濟世之大業。因此有志之士更宜身先大眾，早日投入佛法救世之偉業，以促成人間淨土之早日實現。

學佛當效法釋迦牟尼之放棄世間享樂，專為解脫輪迴而修行，並為了集中精力於道業，甚至乞食維生。若是礙於衣食之尚無著落，而不能投入修行生活，甚至祈求先有房產，無後顧之憂，才願進修，則在心態及行徑上皆與本師 釋迦牟尼相背，又何以學佛？

講「無我」即是宣示一切皆因緣和合之現象，因此佛法並不輕視社會

生活中之技術層面，反而是認定一點一滴皆有其影響。然而根本上之人心淨濁才是決定技術應用之方向及厚薄的主因，因此宣揚佛法往往側重人心之開導。

科學之根本建立在主客對立之客觀性上，並依賴觀念以建立理論體系，做為其作業之依據。從佛法教示之「真實無我」觀之，科學當然是建立在人為之分別取相上，而無絕對可靠性。各種科學理論之演進以及種種科學結論之屢經修訂乃眾所熟知的事實。科學知識只是相對的認知所得，不但有其缺限，而且無以指導精神生活之提昇以及如何從輪迴解脫。在解脫生死輪迴之大問題上，科學無所措手足，吾人惟佛法是賴。不論科技如何高度進展，不能保障個體之安寧幸福；然而依照佛法修行則能消弭宿業，逢凶化吉，因為宇宙之真象遠超科技知識與儀器所能及之範圍，而確有業力、神鬼之作用。

深入「無我」之修習，並不會變成冷漠無情，反倒因為私心的減弱、天真的恢復，而自然增長同情心、慈悲心。體會「無我」則不自傲，自然敬重一切。無我則無成見、偏執，也不對別人持有定見，而加以計較，與之對立。無我則不著相，遇事不會遽而評斷。無我則無貪、無嫉、無疑。

因此修習「無我」會自然達到自心的安寧與世間的和平。每個人的見解難免有所偏頗，雖是自然地因環境與個人性向而形成的，若自執其是，可以產生很多困擾。若能自省可能有偏，可能不切對方之實際情況，而自知節制，不隨口評論，則易於恢復本來之清平。

#### 四、如何修習「無我」

佛法之修行雖包含種種的修法，並有離世獨居、閉關專修之舉，但都離不開身語意之一致，也不能與生活脫軌。即使閉關也非以獨守孤寂為目的，而是專一道業，志在早成，以便普渡群生。因此「無我」之修習，應由修法與實行二方面來進行，並注意二方面之配合與融通。

先就修法而言。頭一層是瞭解「無我」之真義。由思考而確認「自我」這個觀念並無確切的指稱對象，因為經驗所及並無絕對獨立存在者。一般所謂之「自我」只是社會文化內之習慣指稱，而個體與「自我」之觀念並無必然的關連。實際經驗是渾然一體，並無觀念之分野。「自我」只能做籠統之指稱，在社會生活中雖堪運作，在哲理解析下卻無明確之對象。

一切現象是因緣和合的結果，沒有絕對獨立的實質可被確認為「自我」。再來需藉佛法的修持，如念佛、數息、修止，使定力增長。然後在定中思考「無我」之真義，使之成為明確的體認。定力的培養及定中堅定「無我」之正見，皆非一蹴可成，而賴長期努力修持。關於習定，拙作《佛法習定入門》可供參閱；此文收在《一曲十彈》書中。

至於在生活中修行「無我」，則如下述。「自我」之觀念雖主宰一般人之生活，卻非明確而易察覺的。在實際上「自我」所涉及的是一個與個人的名聲、利害、考慮、見解、感情、意願、欲望都糾結在一起的極為複雜的心理作用。因此光憑上述正見之培養並不足以針對此糾結而開解之，只能提供解脫方向之照明。欲實際化解此心理上之情意糾結，必需從減輕「我執」著手。每個人之「自我」雖不易察覺辨認，但表現在生活中則為遇人遇事時不假思索的種種反應。若能置身場外以旁觀之，則往往可察覺其中因人而異之個別「我執」。就生活中隨時隨地自現之「我執」而修習放捨、修習開闊，方是操「無我」之利刃以解剖「自我」之糾結。傳統教授指示需在深禪定中觀「無我」方能破微細無明之我執，與此段所述並不衝突；因為真修「無我」者不可能連生活中所現之「我執」都不察覺，都

「不加以放棄。正因為在生活中不斷修習不為隨緣而現、如「千面人」之「自我」所惑，才有可能達到將來在深禪定中的豁破無明。

在生活中修「無我」，並不會變成無法做事。由修「無我」而體會有情之同類苦樂，引發同體大悲，正是促進無私服務之動力。由於放捨「我執」而能替人設想，能從大體及長遠著眼，反而更能提供較為完善的服務。修行者實際上必經長遠之從事服務，接觸種種人，經歷種種情況，而瞭解人生之多層面，然後體認在人生的意義上孰重孰輕，而確定明智的抉擇，義無反顧地從事佛法的宣導，以自利利他。

## 五、修習「無我」之方針

於生活中察覺「我執」時，如何修放捨，如何修開闊？謹就個人修習之心得提供下列之方針：

### 一、即「我」而昇華

遇人遇事，隨情隨景，我們一般的直接反應都是出於以「自我」為中心的考量。即此我執之反應加以擴展，而思及十方三世所有有情之同樣關懷自我，而為之所局限，以及隨之而來之必苦。在此體認上抉擇「無我」勝於「有我」之開闊、廣大、平等、博愛，因而將對「自我」之關懷昇華為普及一切有情之同情心，願所有有情在種種境遇中皆能離苦得樂。然後再將同情心昇華為菩提心，願一切有情皆能修習佛法，早日脫離輪迴，圓証本覺。

## 二、菩提為指標

遇事而有不同見解時，孰以決定何者為優良，何者為正確，何者為真誠？世事之成敗有賴機緣之配合，往往機會一失難再。事情可能攸關多人長遠之福利，而決定之關鍵卻只在一念之間。如此複雜而微妙之世局，吾人做人處世當如何行止？以菩提為指標即是強調應以十方三世一切有情之究竟解脫為生活中考量行止之準繩。此說在世事的處理上似乎太過玄虛；吾人又何以決定是否合乎如此無限廣闊之水平？然而宇宙並不只限於人類

感官及知識之範圍，而是確有超乎自然的佛、菩薩、神、鬼及宿業之作用。在此無限之真實內，不論世間如何評定，每個人之真忱若確實合乎普及一切有情之菩提心，則事情之演變在冥冥中自有超越世間之大力安排。這不只是一種信念，而是歷代修行者共同的經驗，因此以菩提為指標不是空洞的理想口號，而是智者處世之依據。以菩提為依歸之做人處世不急於一時在世間眼光中之高下，只要住心於菩提，踏實做修行及弘法工作，讓事情演變來決定孰真孰對，而不務一時口頭紙面之逞能。有爭必有執，修習「無我」首在能容忍、無爭，避開無謂爭執而貢獻全心全力於菩提大業，此之謂「開闊的容忍」。

以菩提為指標，則無個人間之對立問題，無有計較、報復，因此事情及人生皆單純化，只在於每個人對人生與菩提大業之體會，以及隨之而來在行止上的抉擇。吾人對他人並無主宰之力，只能在菩提道上加以勸進、鼓舞。又因大家在「有情」份上皆是平等，亦無有批評與責備。因果不爽，人人皆當以「自作終歸自受」而自警惕。

### 三、天真應見習

觀察稚子之純真，分不清「你、我」，更可見「自我」其實只是後天的習染。稚子旋哭旋忘，破啼而笑，毫無計較；飽食即停，睏即安眠，無貪無憂。老人看破世情，亦不乏率性而為，跡近天真者。修習「無我」者當於自心中省察對過往之計較，對人事、物慾之執迷，對將來之期待，而視之為阻障清明空靈之幻翳，不再執著，亦不勞對治，只是不再為其局限，而改以心力從事佛法之修習以及積極進行菩提道上的服務。

修行者若能在日常生活中掌握上述三個方針，則做人處世之間正是修己渡他之際，而得以漸漸合於「無我」之大道，安住於無爭、無憂、無貪之本來清淨中。

## 六、「異曲同功」修容忍

「無我」之真義其實難為一般未經哲學解析訓練者所瞭解。有些學佛者擅於操佛學術語東說西說，雖然無瑕可擊，卻只能在術語圈中團團轉。

一離術語之小圈子，即無以說明佛理；此種瞭解是不夠明徹。禪宗開悟，連經籍的言教都不屑一顧，卻能以種種方便接引當機；學佛應當徹底到能夠如此活潑。

修行「無我」於生活中，往往與世情背道而馳，因此令有心之初修行人常感無力付諸實施。其實佛法之道理並不限於一種修法；理論上透徹則能融通多種修法。〈心經〉提示修空性之智慧，即是提倡修習「無我」。我仿〈心經〉之體裁而作有〈大悲波羅蜜多心要〉一文，提示修同體之大悲，亦即提倡修習「容忍」。俗謂「有容乃大」；修容忍以達無限開闊與修「無我」以返本來之清淨，實有「異曲同功」之妙。此篇拙作已收在《無限的智悲》書內；該書內並有專文會通〈心經〉與此篇〈心要〉。在日常生活中修「容忍」較修「無我」易於掌握，因為不需徹見「無我」之真義，只要能容忍，納異為同，則漸趨無限之廣闊，而於無限中即是無我矣！

修容忍與修「無我」之共同基準是菩提心。若無菩提心之指引，修「無我」難免陷於孤寂。若非菩提心之開闊，修容忍只是勉強自己。個人之生活若以一般世間事業，甚至慈善事業為中心，雖可離於小我之偏狹，卻

難以達到超越人類共業之精神巔峰，並可能隨事業之起伏而有心神之波動。至於完全認同菩提心，則離開任何種類之對立，而安住於異乎尋常之安寧中。菩提事業之盛衰只是各個眾生在覺道上隨著覺悟的深淺所作行止的綜合表現，並無誰高誰低、誰得誰失。迷悟皆緣起所現；菩提心則使人隨緣得以解脫。救渡眾生、愛護有情之菩提心前，一切覺悟有情皆頂禮！一切有情皆應皈依菩提心，方能真正離苦得樂！

## 結語

「無我」之修習十分難以掌握，而其影響又不如「立竿見影」之可期，因此一般人往往只在言談上表示讚可，而難以深入修習。雖然如此，若要超脫世間輪迴生死之大苦，並進而提供大眾解脫道上的服務，則此乃必修之道業。雖曰修容忍是「異曲同功」，細察之則知修容忍與修「無我」實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而難以截然畫分。修習「無我」不但可使個人由私心自限中解脫，而得享開闊、安寧之人生，並且使實行者學到如何以種種方便徹底救助大眾。此事固然必經長期之無私奉獻方見結果，然而其

利益廣及十方三世之有情，不修習又是永恆之出苦無期，吾人若隨順明智則只有實修之一途。

吾嘗於夢中逢女鬼，即對之手書「南無阿彌陀佛」，彼即隨之消逝。自解此夢乃以聖號書符濟渡幽冥之兆，遂付諸實施，印符供眾，用於焚化以超拔幽冥苦眾。自從通行以來，各地佛友不斷傳來感應事蹟之回報。自省並無特殊之功德，只是真誠從事佛法之修習及傳佈已有多年，因此感得陳上師、佛陀及護法聖眾之加被，而有此種菩提事業之效應。謹此略誌此事以勉勵有志獻身修習佛法者。此等長遠之大事固非虛假；佛陀必佑真誠行者；吾人有志即不應遲疑，徒然稽延自己成証的時日。

一九九五年十月五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光環照臨龍宮曲徑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六日敬獻十個寶瓶於大海龍宮。遠由奧勒岡州前來獻瓶之黃善諦女居士攝得此照（相片第五頁），恰好有穿林之日光環遶，蔚為奇觀。感而抒之：

白衣偕紅裳，  
趨隨有安昌；  
幽徑通龍宮，  
光環自顯揚！

註：居士亦稱「白衣」，內子著紅裳，小兒名安昌。

鈺堂

一九九五年八月廿八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超渡感應紀實

一九九四年十月下旬紐約王果義女居士，經佛友推介，打電話來請我為辭世不久之慈母修法超渡，我即為王何乃勤女居士修三身頗瓦法。

數日後，王女居士又來電話詢問有無感應之見聞。即答以並無訊息；但在她初次來電話時，感覺其母掛念其長兄（我並不知其家庭狀況。）她轉告其父，其父証實其母臨終之前，曾在病床上提及十分擔心其兄工作之艱苦。

十月二十八日清晨五時卅七分醒來之前，夢中去到紐約之王家，並見其母現身，高大光潔，上前握我雙手，面帶笑容向我道謝，而其現身之時，我可以感覺有力量傳來。醒後立即電話告知其家人此感應。並釋夢曰，可能轉生人間善處。彼家人皆極欣慰有此佳兆。

王果義女居士即請我記錄、發表此事。因其母一生樂善好施，急於助人；最後數年皈依佛法，即常印經及複製佛法錄音帶，分贈大眾廣結佛緣。藉此感應事蹟正足以勸世化俗，故宜表彰之。我亦於醒後對內子感慨而言：「世人若知善惡終究有報，甚至如同此種感應之明確，則一生當務之

急，只在修善行施，力爭上游而已！其餘俗世名利，一時幻化，又何足掛懷？」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真理與解脫

在佛法修行的生涯中遭遇種種問題，當如何解決？從我摸索的經歷中，漸漸浮現兩個原則性的指針——真理與解脫。依據這兩個原則，對於何去何從，當止當行，往往很易判別，所以我作此短文加以簡要的闡釋，希望有助於獻身佛法的修行者。

### 一、真理

如果細論「真理」，則需涉及科學之根本假定與限制，人類認知之界限，以及種種群體所執為「真理」之相對性，以顯示佛法所指實是超越此等。然而本文之目的只在於提供修途之指針，故不論及這些項目。

佛法的理論也分為「了義」與「不了義」，並且明確的指出究竟之不可說、不可思議、不可得、無可把握、本來如是。本文是為實修者而作，故不必再對此等理論問題加以闡釋。

本文只就真理之屬性而指出其對修行者行止之指示：

## 1、非時地所限

佛法所指非時地所能限，因此一方面是「千秋萬世、放諸四海而皆準」，可以推介給任何時地的人，另一方面則因難以領悟與証入，不一定是某一特定時地的人所能信受的。明乎此理，則行者無有不可結緣之眾生，亦無有必需渡化之對象。弘法結緣有其自然而任運之緣起，而不在於一時一地之表現。

## 2、非表相所局

世間之興替乃複雜共業之表相；真理則非任何表相所能局限。明乎此理，則不為世間之毀譽、盛衰所牽制，亦不會誤以世間之取捨、聚散為道上昇沉之指標。修行者不論是修法與弘法，皆應自省，是做表面工夫，博人欽敬、追隨，還是真誠一如面對諸佛、菩薩及六道眾生，而在為証菩提、為弘佛法上努力。

### 3、無可爭論

理論雖能指引途徑，卻無法使人契入真如。真實不在口頭之高低、羅織、強詞奪理、自說自話；爭論反而離真實更遠，形成障礙。闡明佛理只能在虛心者前，否則只是浪施；寧可省力以留待有誠意者。遇不講理者，解釋也形同爭執；既是合乎真理，又何必汲汲於一時口頭之表現？放棄爭論，才有安寧之心地來利用時間進修。日子一久，真相自然顯露，又何勞口舌？爭論往往使人更加強其執著，而難見真相；若付諸時間之考驗，則離於人我之對立，惟真實得以存續；存心無私之修行者必能安忍於此種無諍。

### 4、因緣所定

一切現象皆種種條件聚散下相對之存在。在一定的情況下有必然的結果，故曰「因果不壞」。隨條件之遷易而有現象之轉換，故非定命。明乎

此理，面對無始以來無限繁複之共業瀑流，修行者欲超越輪迴，應一方面針對過往修懺補疚，一方面策勵將來精進行持，則出離輪迴，証覺利生皆可預期。一切皆因緣所定，故當真誠務實，方能開顯本淨之清明。

## 5、自有時節

一切皆因緣所定，雖可努力，卻無可勉強。過去一切因緣已逝，無從執取。將來一切因緣漸熟，無勞期盼。修行者唯孜孜不息於修法與弘法，以培植菩提種子；至於將來之開花結果，則自有時節。明乎此理，則無怨尤、無計較、無欣厭、無羨嫉，而自然安份樂道。

以上五項皆為隨順真理之屬性而指出行者行止之道；依之則離於虛浮、急燥，而安住於務實、長遠。

## 二、解脫

佛法明示回歸本有清明之道是由偏頗之妄執中脫困而出。因此，佛法之修習皆是著力於脫纏解縛。既是解脫之道，則行者亟需注意下列五項：

## 1、不是糾纏

修行者雖欲學佛，奈何習氣及執著依舊，往往徒有表相之出離世俗，而在心行及行徑上卻觸途成滯，陷入種種纏縛而無法自覺或無力自拔。因此應當時常警惕，自己的心念與言行是否陷入糾纏？若能察覺是糾纏，但若要改弦易轍，更需自省究竟心中貪著或妄念為何，而加以清理。若因時移境遷而發現原先的佛法同事已經乖離解脫正途，則需疏遠、退讓以便專力於正法之弘傳。

## 2、不在執取

本來清淨無有可執，因此修途上之進步不在執取。弘法雖可借重組織、宣傳、慈善活動、聯誼活動等，但不可本末倒置，變成專務經營，無暇

研修佛法。佛法之傳續雖可經由宗派、師承之名份以昭顯正法所在，但是要防誤以名份為實，認真於形式而迷失真正的修持與體驗。佛法之活動雖以有建築為莊嚴及方便，但勿因之而流於張羅、招募，甚至爭奪權利。總而言之，出離世俗與否，不在表相，而是在於能否去執。

### 3、不在營謀

修行之路固然需要講究次第，弘法亦當觀察機緣，但皆只為認清情況而行，並非處心積慮有所營謀。所有營謀皆出乎執取與希求，恰是逆解脫之道而行。成佛之目標需經「無求」方能契入；有所營謀者，學佛愈久，離道愈遠。

### 4、志在解脫

密法中雖有「貪道」、「嗔道」、「痴道」等等「以毒攻毒」之修法，但其目的是在「即相解脫」，証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此，此

等修法非初修學者所堪，更不應成為放肆自恣之藉口。

佛法是解脫之方便；若為法縛，則亦辜負佛陀之恩德，故吾人當常以「志在解脫」來自省與自勉！

### 5、自然寧靜

解脫之鑰在於吾人本有純粹之心境；若能護持本有之清明，而不為境遇所牽制，即可享有自然的寧靜。以此處世，一片祥和。遠離無謂之計較，不枉費心神於應酬，不妄圖名利，而著眼於所有有情之離苦得樂，專志於佛法之修習與弘化，自強不息，便能漸漸體會此種自在。

### 三、真理與解脫之圓融

真理與解脫似是兩種指針，其實互為表裡。例如，非時地所限，則無需糾纏；非表相所局，則無從執取；無可爭論，則何來營謀？因緣所定，則只需志在解脫，努力不懈；深信自有時節，則自然寧靜。又如，自然寧

靜，則見種種皆自有時節；志在解脫，則謹守因緣定則，不敢妄圖其他；不在營謀，何勞爭論？不在執取，則不為表相所局；不落糾纏，則非時地所限。

總而言之，解脫是合乎真理之行止的結果，而真理乃隨順解脫之行止的契入。佛法指示真如，完全無執，故能徹底解脫。一般宗教執萬能之神，而不以真理為依歸，故不得徹底解脫。修行者若有執聖之傾向，似宜記取《楞嚴經》中「若作聖解，即受群邪」之教示。

#### 四、果德之彰顯

以上所述，是就真實修行佛法而言；但在世間及初學看來，似乎太過消極而難以掌握。因此有略述果德之需要，以明並非消極、逃避與懦弱。

本師釋迦牟尼佛原為一國之太子，於英年頓捨家庭、王位、一切世間榮華與享受，而隱於森林苦修六年，幾乎因羸弱無力而溺斃。此等舉止在一般看來豈止逃避現實，實是跡近瘋狂。試問並非瘋狂之悉達多（釋迦佛之俗名），當時何以能堅持其狂熱而艱辛之追求？正因其心境已非時地所

限，非表相所局，無可爭論，而又志在解脫，而其行止則不落糾纏，不在執取，不在營謀，終致自有時節，明白因緣所定，而達自然寧靜之正覺。

成佛之後，任運而行教化；迄今佛法之弘傳尚不斷開展。此種不受時空限制之救護，指引根本解脫之救護，又有何世間事業之功利足以比擬？

一般佛法修行者雖不能都有如此殊勝之成就，但是篤實的行持往往可以感化，可以勸善，可以做中流砥柱，安定人心。稍有証德的修行人往往可以藉祈禱與法事為人消災解厄，祈福求慧。起修都是「十年寒窗」的努力，成証還是默默的奉獻服務，無所希冀。足見合乎真理與解脫的修行生涯，是真能利己利人的。一般人雖不易瞭解，已經嚐到甘美法味的行者，總是奮勇向前的。

## 五、回歸平實

不論以上對真理與解脫之闡釋如何詳盡，最要緊是要能融會這些理論於修行生活中。這是有賴行者逐漸的揣摩與自省才能體會的。簡要言之，

修行生活要平實。更精確探討，由無常之觀點看來，需知當下如何圓融真理與解脫：行者此刻行止之取捨亦即全體永恆對此之抉擇！在此提供近作一偈，以為此點之詮釋，並作為本文之吉祥結尾：

圓融八次第於當下

當下與臨命終之時無異，  
故心中罣慮當完全放下，  
安住於法界無限之一體中，  
為眾生之解脫而祈佛加被！  
於一一逆緣中體會所有有情之苦，  
恆常修行忍讓與寬懷，  
遂見塵世中隱藏之淨光，  
無有嫌怨，安於隨緣之行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不生不滅之中道

《心經》中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扼要地說明了佛法所謂「不落兩邊」的道理。嘗聞解《心經》者說「不生」即「滅」，「不滅」即「生」。又說「無無明」即「明」，「無無明盡」即「無明」。此種解說，乍聽之下，無懈可擊。然而依此種解說則《心經》可演成「是諸法空相，滅生、淨垢、滅增。」「是故空中：明，亦無明。」不知作何解？多年來幾經細思，今夕忽得解疑，故誌之以供諸佛道同好。

「不生」解為「滅」，「不滅」解為「生」，乍聽成立，因為「不」在通常的用法中，往往有二分法的意含——是或不是，別無選擇。然而「不」在語言中還有另一種意含——無關。例如「不比尋常」，意指已經超乎平常之比較，而是到了平常無可比擬的範圍。「不比尋常」已經超乎了二分法的「比或不比」的範圍。「比或不比」是在同一層次，而「不比尋常」則是在超乎「比或不比」的另一層次。

《心經》中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可解為二分法的「不」，而應了解是「無關」的「不」。空性超越生滅的二分對立，而在

此種超越上「無關」對立二分之生滅。

同理，「無無明」中第二個「無」字是有無二分對立之「無」，但第一個「無」字則是超越有無之二分對立的「無關」之無。若不如此瞭解，則空性包容萬法，而〈心經〉卻說「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豈非妄語？若正確瞭解為超越之「無關」，則空性非色受想行識所能著、所能限，恰合理。故知解「無無明」為「明」，「無無明盡」為「無明」乃謬誤。

空性又稱「中道」，因其不落對立二分之兩邊。有的人就說這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一貫的，只有深淺之分。在字面上看來，也似是如此，都屬「中道」的提倡者。但儒家的中道，強調的只是不偏之正道，亦即在為人處世上發乎真誠而能有適當的舉止，並無超越二分對立的見地。孔子教化弟子，曾因應其習性，而分別給予「進之」「退之」的指導。但此種對治教化所導致的中和，也明顯的無關乎圓融兩邊的佛理。

綜而言之，儒家之中道仍是世間成見局限內的修養法則，而空性之中道卻是不著於相而能善用因緣之智慧。佛法的中道，離於可與不可，無跡可尋卻到處皆是。禪門與密宗諸祖，適時應機，毒辣手段層出不窮，更顯

示空性之中道甚至可以活用極端之作風；此種圓融與超越，豈是「進之」  
「退之」之可比擬。欲通達佛理者，於此當細思而明辨之！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九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無限的六度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八日

講於檀香山玉佛寺

筆錄：陳碧霞女居士

大乘佛法主要的修行項目是六度，也叫六波羅蜜，意思是六種安抵解脫彼岸的法門。今天為什麼我講〈無限的六度〉呢？這是因為我根據自己學佛的心得，有一個方法來解釋說佛法基本的理論是怎麼樣，生活裡應用的基本原則又是什麼。那麼，從這些原則再來看六度，就是我要講的。這個題材其實我已經用英文寫好了一本書，叫做《The Sixfold Sublimation in Limitless-Oneness》。（此書已於一九九六年印行，贈閱大眾。）這本書裡面的次第是先介紹什麼是 Limitless-Oneness，無限的一體，然後再講到傳統的關於六度的教授是怎麼樣，最後才說到無限的六度。現在我改變那個次第，先就我們傳統的教授簡單講一下。（這份英文稿我會留下來，讓您們有興趣的人可以影印來讀。）甚麼是傳統教授的六波羅蜜呢？就是說

我們修行先要修習布施，然後要修持戒，然後要修忍辱，然後要精進，然後要修禪定，最後是開發智慧，就是這六個主要的修行項目。

在這裡我們要先講一下小乘與大乘的分別。被稱為小乘的是從大乘的立場來講的；這樣有點像說大乘是比較大，小乘是比較小，雖也有道理，不過有一點不好的是說好像把人家小看了。其實應該不要有看輕的意思。所謂小乘是指釋迦牟尼佛開始教導的那些。它的重點是在每個人要是能夠自己修得很好的話，那麼才談得上其他的；對不對？所以應該是從自己的修身這一方面做起嘛！所以他的教導比較沒有偏重說怎樣為大家服務。因為你自己都還沒修好，你談那一些，太早了。所以他的教導比較偏重在自修。後來發展到要提倡說，要顧及眾生，為大眾服務的時候，為了要分別，就說你看這種心胸是很廣大，所以就說偏重自修的是小。這樣一來往往就像在罵小乘，好像說他們是自私自利；其實這是不對的觀念；何以知道是不對呢？因為你看小乘的，不論是釋迦牟尼佛當年的徒弟呀，或是現在傳在泰國、越南、錫蘭這些地方的，他們從來沒有說學佛只是為自己好嘛。學了還不是教給別人，讓別人也得好處？所以你不能說他只注重自己的修養，其實這些教導都是從菩提心出來的；所以不要有那個偏見說小乘就

是小。最先要看清楚這一點。其實小乘真正做的事呢，還是本著菩提心嘛！釋迦牟尼佛若是自私，不要傳法就好了。從他那時開始，教出來的都是本著菩提心。

再來，我們來細看一下大乘的教導。大乘裡面關於發菩提心的教導，有三種講法。一種就是說發菩提心是要像牧羊人，就是說：「我希望眾生都先成佛」，因為牧羊人趕羊，自己不是走在最後面嗎？等眾生都得解脫了，我再解脫。另外一種比喻說像船夫一樣，為什麼？船夫和乘客都是一起在船上，到岸的時候都是一起到，所以有些人發心說我要與眾生一起成佛。還有一種叫太子喻，是說普通人救人，力量有限，救得很少，菩薩要像太子一樣，要是將來能夠修得好，成佛猶如登上王位，這樣一救就全都救了，可以大赦天下。所以就有的說那種發心比較好呀，那種發心比較大；其實，最主要的一點是，不管你是船夫、牧羊人，或是太子，共同的一點是這個人已經跟一般人不一樣了。那個牧羊的，不是羊啊！他能夠牧羊呀。船夫也不是普通人，他能夠操舟呀！認同太子的身份，也是看在他有特別的權力呀！因此，這些講法若講清楚一點，就是說你先要把自己修好了，你才能夠去做菩薩的事業，去救別人。因為有時候你的程度、能力不

夠，雖然很熱心、很積極參與，結果你一加進去的時候，有時候你提的問題是增加困擾呀。交給你的事，有時候又辦不好呀！那不是更糟糕，別人還要跟在後面收拾。所以不管你講那種發心，你要注意的是先要把你自己修好。這樣瞭解之後，再看小乘就不可能把它看小、看輕，反而要師法它的踏實，從修己做起。

但是所謂把自己修好並不是說有個我，需要整天捉著說，我怎麼樣、怎麼樣。因為佛法主要是要我們從我執中走出來。你不要老是在擔心「我」呀，這也是錯。那我們要怎麼辦呢？一個是每天功課要定時做，因為這些功課通常是拜佛、念佛、念經，打坐這些。當我們每天這樣做，在潛移默化中，我們心裡本來比較自私，比較只想自己、只想自己家裡的事，這些就慢慢的淨化了。你的念頭已經慢慢的被好的理想、佛的聖號淨化、取代了。第一點是藉固定的功課慢慢淨化你的心，再來就是做一些服務的事情。因為不管你再怎麼淨化，若只守著你自己，有時雖像是自己修得好，但卻老是幫不到別人。並且這種修行好像沒有經過考驗一樣，沒有跟現實接觸，所以需要做一些服務的工作。比如，寺廟裡有什麼事情，大家來幫忙呀！醫院裡有義工的工作，可以去；盡你自己的能力，做一點、做一

點。這種不計報酬，完全是真誠去服務的，你去做了以後，一方面也比較開闊，又可以使修行跟實際的生活有關係。每天的功課與服務這兩個修法配合的話，漸漸就可以修得好。

再來繼續講的部份，還是傳統教授的範圍。這六種修法——布施、持戒、忍辱、等等，這樣的次序不是亂排的，而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這些在經書裡都找得到。為什麼修行先從布施開始？因為如果我們有什麼東西放不下的話，比如我們不習慣捐助人家，或者是遇到別人有困難，不習慣犧牲自己的方便去照顧他，那麼我們雖想守佛、菩薩的戒，卻不易做到。佛、菩薩的戒律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要人把自己管好，不再做壞事了。另一種是要去服務，饒益有情，做利他的事情。當這個人還有很多執著放不開的時候，那麼要他去做好事，需要拿錢出來，又拿不出來，需要花時間，又有些不方便，就更做不到。那後面的修行也都談不上了。所以這個次第有它的道理。第一個就要你先練習好事情要與大家分享，盡您的力量做一點、做一點。當布施已經做慣了，到了持戒的部份，現在守這些戒律雖然有些不方便，但是因為對自己的執著已經比較鬆了，就比較容易去遵守。所以在這種次第間有這樣的關係。

那若是守戒、守得好，有什麼忍辱的力量呢？我們在世間，不要說做好事，即使普通做人處世，因為跟人家有利益的衝突或者見解的不同，難免有爭執，有種種的計較，對不對？那麼你平常照佛、菩薩所說的，壞事不要做，好事多做，這樣已經習慣的話，當你遇到一個事情，你才起一個壞的念頭：「你對我這樣，我就對你那樣！」因為已經守戒慣了，馬上會想到這犯什麼戒。就是說有了守戒的基礎，再來要忍耐下來都容易了！

你若在與人有種種衝突時都忍讓慣了，那再來精進也就容易了。為什麼精進容易？我們佛課每天要定時定課去做呀！有什麼法會要去聽，有放生要去參加，忙來忙去的，都願意去做，這是需要努力的。若是你懶惰，今天念一點，明天念更少了或是心散漫了，過幾天忙了，佛課就丟開了。這個精進的意思就是要維持努力；短期還容易，長遠就很不容易了。佛法修行目的是要徹底改變一個人，並不是三、兩天的事，也不是四、五個月的事，甚至不是一年、兩年的事，而是一輩子的事，做不完的！這麼長遠要怎樣維持呢？你若在日常做人上，已經習慣了，不論什麼事情都放得下、看得開、能夠忍耐，那麼你心裡就沒有什麼雜事，因此你要專心在佛事上就容易了。比如持戒方面，若有什麼壞的事情不要跟著人家跑啊！你沒

有那麼多外緣，你剩下的時間才有可能在這裡好好的念佛。所以一個個的順序是有它的道理的。

你若在外面行為上的守戒，還有心裡的忍辱、放得下、看得開，這些都做得到了，那你學習禪定的時候，才能夠真的進入習定的狀況。不然你的心裡亂亂的，生活也沒有規律，東跑西跑、事情又那麼多，你有沒有可能安靜的坐下來五分鐘？那些事情還是在你的心裡纏繞，那能定心？若沒有經過習定，心裡沒有真正靜下來，你真正的本有智慧是不會抬頭的。因為世間的想法都在那裡，什麼面子問題、利益問題，本來的天真是不可能顯發出來的。所以頭一個要簡單的講的就是，六度有一個次第，它是有道理的；我們需要瞭解這個次第的道理。

再來一層是講每一個波羅蜜裡都包含其他各波羅蜜。這是傳統教授也有講的。它的意思是：修布施這件事也會包括其他的五個法門。比方說，你現在去捐助，做財物的布施，或者行無畏施，就是人家有危難，你去幫助他，或是放生，有動物快要被殺了，你去救牠們的命啊，做這些事情。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你想想，是不是也合於佛、菩薩的戒呢？戒律叫你不要做壞事，你現在正在做好事，就是沒有在做壞事；戒律叫你做好事，

你也做到了。然後忍辱是怎麼樣有關？你現在說，我看你這個事需要幫忙，我願意幫忙，可是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他覺得我為什麼要你幫忙，或者他覺得你幫得還不夠。你幫人家，有時候人家還要罵你；有些人還認為你多管閒事呢！這時候你若覺得，哎呀！你這個人，狗咬呂洞賓，就罵回去，那你也對。因為我們做這些善事是希望他好，也是在修自己。所以在布施的修習裡也有忍辱。

這裡面也有精進在，因為有些事情是舉手之勞，比如幫忙拿一杯水解渴，這沒有什麼精進不精進的。但如你去養老院、孤兒院幫忙，你才去個三天、兩天就跑掉了，那麼在這之前人家教你如何幫忙的功夫就都白費了。你也須要精進啊！你做幫助人家的事情也得有始有終，要有恆啊！所以精進也在裡面。那麼布施裡有什麼禪定呢？你若去做義工的時候還在想說我是個好人，我是在幫你的呀！這些都是動機不完全純正，還是我執啊！還是沒看清楚幫忙他人是為了什麼。幫忙他人固然是真心希望他好，但是因為要培養這樣的心，需要藉著實在的做，而自己的真心也才得以流露，這樣也能夠幫忙自己。行善中其實是大家彼此幫忙；你幫他，他也在幫你。因為就像說你去照顧人家，老人家行動不方便，你為他做的也往往是不

週到，因為你不是他老人家、躺在那裡，但老人家很體貼我們，也不埋怨什麼，因為想說你是義務幫忙的，還連說謝謝，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地方沒做到。在服務裡有很多東西是可以學的。這裡面的禪定是在於專心、直心，觀察到自己是是否有驕傲的念頭出來，是否有為名利的心出來。比方說想到現在我做好事，將來我選舉時的得票，等等，這些世間的考慮都可以放掉，能夠體會人生無常呀，現在是他，不曉得什麼時候輪到自己，不一定到老的時候才會躺在這裡。一遇到車禍，也就躺下來了。我們幫他，間接就會形成一個社會風氣，輪到自己時才有人來幫你。助人就是助自己。所以必須很真誠、很體貼去學這些服務；這就是布施中的禪定所在。

布施中的智慧又在那裡呢？不能執著呀！一方面不能執著於我好，我怎樣，種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另一方面，服務的方法也不要執著，而是抱著學習的謙虛態度。我們以為這樣做好；不要說我已經習慣這樣做就算了。有時候要再想想：我們幫的人是不是真的得到我們幫的好處？我們是否有什麼地方沒有設身處地從他那邊來想？而且更深的智慧是純真啦！我們一般在社會做事就是有個目的，要賺錢，要得甚麼。現在去這裡做義工，是完全付出的，而在這種服務裡，真正的智慧顯出來就是天真流露。

那不是可以言傳的，然而你心裡慢慢會得到平安和喜樂。那是從你身體力行，不斷服務才會有的。所以你看一個波羅蜜裡面都會包括其他的。

又例如六度最後一項的智慧，不可能只是說全圖書館的書，你都看過了，紙上談兵，這個我知道，那個我也知道，講起來頭頭是道。但是你若老是只在那裡讀書，而在生活裡沒有一點用得出來的，沒有做一點服務的事情，你那個是空洞的。你那個不是真智慧！因為有沒有可能一個人說我很懂佛法，但是一遇到事情，就與一般沒有修的人完全一樣；那怎麼能是真智慧呢？真智慧的話，一定是貫徹到前面這五度來了。因此可見六度的每一個裡面都包括其他的五度。這就是要懂得如何圓融六度。這些都是傳統的教授，現在已經大略提要的講了。

再來，我要另外再講一個看法來看六度，就是說到底成佛是怎麼一回事；如果從已經成佛那裡，我們修行所希望達到的那裡來看，那就更能了解六度是為什麼的。那最後成佛是怎樣呢？我的講法就是說，這是本來清淨、無限的一體。

本來清淨的意思就是說所謂成佛，所得到的，〈心經〉裡不是講「無智亦無得」嗎？無得是為什麼呀？因為所謂成佛只是我們本來的純真恢復

而已！你想想看，若這個東西不是本有的，而是要靠我怎樣努力才能保持得住的，那得到這東西就辛苦囉！我那一天不小心照顧就可能掉了；那成佛就變成是件辛苦的事情。成佛不是這樣；成佛是你本來的天真而已嘛！所謂清淨是說一方面是本有的，另一方面是說沒有世間後來的習染。就像生做中國人的，就受中國文化的薰染，美國人美國文化，夏威夷夏威夷文化，各有各的成見、習俗、種種人際關係；這些不是本有的。這些雖是把我調養成一個人，能在社會生活裡應對，是種種人際關的基礎；但從其他文化來看，有時候你的文化，對你來講其實只是一種限制。比如說，一件事在你的文化會講：「哎呀！這樣太丟臉了！」「這樣子不行、這樣子難看！」而同樣的事在別的文化根本不成問題，你卻在這裡為之煩惱半天。成佛是要從各個不同的文化、各種人為的局限裡跳出來。這方面要了解。

至於佛所證到的東西，就是無限的一體。一般傳統的教授講說「空呀！空呀！」那是很難了解的。一方面固然也有講明說不是斷滅空，不是虛無空；但在現實的生活裡遇到的事情都覺得很實在，你叫我怎樣空呢？難免令人有「無從著手」的感覺！然後佛法最後又講「空性亦空」，更不知

要怎麼做了！其實「空性亦空」就是說佛法教你的是一個方便，幫助你從種種成見執著裡面解脫出來。但是藉空性這個觀念幫你得以解脫之後，你不要執著於「空性」這個觀念；「空性亦空」只是這個意思而已。

我現在另一個講法說「無限的一體」。這個講法如果懂邏輯的人一聽，就會覺得是個矛盾的講法。你要講出一體來，要指出一個東西是一體呀，應該是有個邊際可談嘛！若沒有邊際，誰知道那裡是這個一體呀？所以一邊講一體，一邊講無限的話，可就不知所云了。但是為什麼需要這樣子講，因為佛要講的東西其實不是語言可以講明白的；為什麼呢？語言講來講去都是用觀念嘛！每一個觀念都是有一個局限在，這個名字就是指這個人，都有一個局限；不然怎麼使用這些觀念呢？但是佛要傳達的東西偏偏就是無限的。佛法一講真空，又要講妙有，就像是一直在打自己的嘴巴，一講偏東了，怕你誤會就是東，又趕快打向西邊去。到了西呢，又怕你執著西，就又趕快打一下過來東。所以有時候覺得實在太玄妙了，不知道佛法到底講什麼；東也不對、西也不對，那到底怎麼辦呢？其實他的做法意思是你不要糾纏在觀念裡面；你要能夠超越，體會沒有這些觀念以前是什麼樣子。但是我用語言不得不這麼講，要用語言講佛法大義就是免不了有

矛盾的意謂。然而這樣子講有個好處，可以使你了解這是無限的！不是語言可以傳達，而且這個無限超出我們的感官。因為我們信佛有修，知道說有的人看得到鬼，有的人看不到鬼。一般人看不到鬼是由於感官的限制。修行久了，心比較沈靜下來，就能進入比較微細的境界，因此有時候就會看見。所以無限就是說超出這種界限，甚至是超出時空的界限。

一般而言，我們是不可能知道將來的事。實在修久的人有時會先知道將來會有怎樣的事情發生。有時候空間的界限也可以超出；何以見得？比如說祈禱的功效。在美國的人去世了，有的請在台灣的法師做功德呀！在台灣的人去世了，他的家人對在美國的修行者有信心，就請在美國的人祈禱。這些都有結果呀！那我們若從物理世界來看，兩地隔海遠得看不到邊際，祈禱的力量是怎麼過去的呀？為什麼祈禱者在那麼遠方唸唸就可以了？所以這無限就是超出所有你可以想得到的限制。

至於超越一般肉體生死的限制，比如釋迦牟尼佛八十歲辭世，以佛法名詞講是「涅槃」，像是冠冕堂皇的修辭；從普通人來看，只是八十歲的人死掉嘛！可是實修的人，有的現在都還在定裡可以看到釋迦牟尼佛。所以佛法是真正可以超出這一些限制的。又如有些法師修到後來，証到金剛

身，肉體就不壞呀！比如現在大陸九華山供著一尊聖僧的肉體。他在涅槃時肉身縮小成尺餘。文革時候廟裡面的和尚們怕說被毀壞，就藏在很深的地洞裡面，上面有東西蓋起來。可是一藏就十幾年，風吹雨打的，連上面蓋的東西都壞掉，很多大石頭、泥巴掉下去壓著，裡面又有雨水淋進去，就泡在水裡。到後來可以請出來供了，一點也沒有受損！這不是平常想像得到的，不合常理呀！科學沒辦法可以解釋的，但它實在是這樣子，現在去朝九華山的人可以目睹。而且更奇妙的是，他示寂的時候是禪定的姿勢，兩手結定印。結果後來，他都死了一、兩百年，有一次山上廟裡起大火，火一直燒，就快要燒到金剛身所在的這個殿，結果他的徒孫們都很乖呀，有的就不肯走，要跟他一起被火燒，活人願意這樣跟祖師走，那個時候這尊像，已經一兩百年了，忽然兩手上抬翻成遮蓋的樣子。結果火燒到這佛殿之前就滅了。所以佛法說「無限」，並不是空口亂講，而是有實在的事情在那裡。

那麼，「一體」的意思是什麼？一般人皆認同肉體，認同的是自己的血緣關係，我的家、我的孫、我的子，那麼就被這個觀念綁住了。又如，我的國、我們中國人，我們人，這些觀念就把其他類的人或生物等分開了。

。但這「一體」就是說一切都是一體呀！甚至這個無情啊，沒有感官，不是有情的這些，全部其實是一體呀！因為我們基本上還是認同於我們的感官傳達給自己的東西，因此認為自身才是一體。若將心胸闊大，那麼跟有情類也可能想成似乎是一體，因為同樣是求樂避苦的。然而佛法的教導是說，若你的心定得夠深了，你會發現一切其實是一體，沒有界限的一體。這是超出平常的想像的。平常我們都有「我是我、你是你」的個體觀念。現在比方說有人要攻擊這個團體，這時候，這個團體內的這些人會比較覺得是一體，一致對付外面這個人。但是佛法所說的一體不只是這種心理感覺上的一體，而是說實際上並沒有一個界限。

了解了這種一體的意思之後，我們再來看說我們修行是在做些什麼事情。修行是從我們目前有限的狀況慢慢學習開闊，開闊以便漸漸達到無限的境界。而同時要了解，在積極方面是開闊，在消極方面是要放得下，要無執呀！因為你若是有什麼放不下呢，你就不可能真的開闊；你若是真的開闊的時候，看得到世界這麼大的時候，你不會像以前一樣，為自己一個小小的存在而不停的煩惱。所以這是一體的兩面，開闊和無執是一體的兩面。理智上的開闊，遇到事情不要只從自己有利的這邊來想，也要從對

方來想，從整體來想。時間上的開闊，不要只想眼前的利益，也要從長遠想，這樣做是不是真的有意義。情感上的開闊，不要說我只關心這幾個人，那你很糟糕了，因為世間沒有任何的保證那個人沒有高高低低；每個人都有高高低低，那你的心就整天隨著這幾個人的高高低低而上下下。你若心可以開闊，而以一种平等的博愛對待每個人的話，雖然有種種事情，但是你永遠有無限的對象可以繼續去關懷，你這一生可以很安穩。因為你的心沒有被只有幾個綁在那裡。所以開闊與無執在我們生活裡實際運用上是很好的指針、指導的原則。因為我們每個人遇到什麼情況，那別人誰也不知道，而是只有自己知道，而且有很多情況是無可奈何的，不由自主、很複雜，那麼你要如何來處理這些事情？你也不能說只談這些修行，事到臨頭，不管它就算了。可是有些事，不能這個樣子嘛！情況逼著你，不得不處理呀！那你要怎麼辦呢？你就先靜下來想，我怎麼做才是比較開闊的處理，我怎麼做是比較能夠放掉執著，可以處理得比較好一點。這樣我們就有實在生活裡可以運用的一個指導方針。這樣子做，慢慢練習開闊、無執，那我們就慢慢接近佛、菩薩無限的一體的境界。

在懂了這一些根本的道理，無限的一體、開闊與無執以後，回頭再來

看六波羅蜜的話，就很容易了解說為什麼叫我們練習布施。因為原來雖有執著在，但是你在修布施，也有財物的捐助，也有服務，也有幫助人家解決困難，在這樣子做的過程裡面，你是不是就減少了原來的執著呢？你的心胸是不是開闊了呢？你對其他人或有情的關心，因為有親自的介入、參與，所以不只是觀念上的。換句話說，布施就是從實際的行動上在做開闊、無執的修習。至於持戒，比方戒律說不要去作壞事。壞事的根本主要是只顧自己舒適，害人都沒有關係；這些都是自我中心，以對自己的執著為出發點。守戒，便是在實際的言行中練習無執。因為講原則容易，真正做起來，難免與自己的舒服、方便有衝突，就不容易貫徹理念於言行啊！佛、菩薩知道有種種的人、有種種的問題，就列出一些原則；若你在實修上都能夠注意到，那你就會減少很多的煩惱。有些戒條是叫我們做好事的，那就是叫我們學習及實行開闊呀！

若你懂從最後無限的一體來看，修習忍辱就很有意義了。忍辱平常難的就是「心字頭上一把刀」，好像需要十分勉強自己。其實有時候勉強忍耐也還是一種我執吧！因為你在勉強的時候還是有個「我在忍耐」的觀念。但對了解無限的一體的人，忍辱則是一種開闊的容忍，開闊的容忍是這

樣子想：佛、菩薩教我們開闊，使我們見到有六道輪迴、種種的生死；人生有種種的路可以走，有種種境遇，「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現在雖有困難，但比別人幸運多了。若是看得很開的時候，現在遇到與人家起衝突的時候，你以前就為這小事情煩惱幾天，現在一想一佛菩薩有教我們無常，生命很寶貴，不曉得什麼時候，會遇到什麼事情；這麼寶貴的時間，若是用來煩惱，要是這三天都在煩惱，然後就死掉，那不是太冤枉了嗎？這寶貴的時間，我眼光看得到世界這麼大，有這麼多事情可以做，何必浪費時間在這裡鑽牛角尖！這時間、這力量、這精神我要用到積極幫助人家的事情上面。這樣子的忍多容易呢！就如同小孩子因為玩具破了就會哭，我長大的人怎會因為玩具破了而哭呢？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開闊的忍辱一點也不辛苦嘛！

從無限的一體來瞭解精進，精進也不再是說我非要早上唸多少經、中午要唸多少經、晚上又要怎樣，搞得自己很累才算精進。其實嚴格講苦行也不見得就是精進。並不是說那樣子努力不好啦；一個人要改壞習慣當然要很努力，才能把那麼多年的習慣早點改過來。那種苦修當然很好，有這種早得成果的好處；但是不要變成一種「著相」的苦修，好像說大家一定

要在那兒坐幾個小時才是精進、用功；明明已在那兒打起瞌睡也勉強坐著，就變成做表相，那就不是精進。你如果從佛果之無限的一體、本來清淨來看，什麼是精進呢？比如說你一起個念頭，就能夠醒覺說，哎呀！這些都是世間的考慮，虛偽啊！我現在實在不想去，只是說現在若是不去，下次見面很難，所以我非去不可。精進就是能在起心動念就把這些虛偽的放掉；你能夠致力於多一分純真，那才算是精進。再來，要能長遠才是真的精進。比方說我這三個月都很精進，再來店裡一忙、又有別的事情忙了，就停止了佛課。像這種的努力，你頭先那三個月，怎會有人說你不精進呢？但你從無限的一體來講，真正的精進就必須是徹底的、長遠的，超越時空的。你得從整個一生來檢討一下，那些事有意義我要做，那些事沒有意義我不做。那麼看看能夠理出日常生活中多少時間來，我這點時間要如何利用來增加對佛法的了解，多做些修行的功課，多做些服務的事情。你有這樣徹底長遠的心，對整個人生的目標已看清、確定，即使你做得很慢，一點一滴在改，仍然是真正的精進。這不是像一時的流行，一下子很熱，過了三、五年已經也沒有人來管了；那種從最後來看，都不是真精進。真精進是要能徹底了解、徹底反省，有一個實踐的計劃要把它改過來了，我

這一輩子就是要走這一條路了。那麼雖然你一點一滴做得很慢呢，沒有關係，這種才是真正的成長，是有根的。

這個地方又要再提到，我們修六度固然是大乘的功夫，發心很大，但要把自己修好，還要幫助別人修行成佛。但自己若修不好的話，其實幫不了誰呀！怎樣才能幫我們修得很好？小乘的基礎非常重要。什麼是小乘的基礎？就是最初佛、菩薩教化中最強調的，叫每個人注意的，「無常」與「出離」。無常是叫你隨時隨地少做夢了；你不要老是打如意算盤；等我退休了再說，等我老了再說，等我有多少錢再說。哎呀，沒有保證的啦！你去墳場看一看，從生出來就死了的也有啊。我們這裡有多少種年紀，墳場就有多少種年紀；不要打太多那種如意算盤，要警覺到無常，只有現在這一刻是真的；若能盡量利用這一刻心中維持個佛號就不得了了。

再來，「出離」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做法師去了。我們不見得每個人都有的那樣的福報和能力。所謂出離，就是看清了嘛，那些事情只是一個習俗呀！沒有真正義利。大家在那裡交際應酬，我到你家聊聊天，你來我家聊聊天，時間又過去了。最後又怎麼樣？現在接觸了佛法而且又瞭解其中道理的話，所謂「出離」就是沒有意義的你要放得下，而且你不能只停在那

裡呀！你出離而只停在那裡不動也不對呀！你要往佛法的研究、修行、服務，這些方面去努力呀！那麼，這樣子的無常、出離是所有這些六度的基礎。這一點需要特別注意做到。至於禪定、智慧是要前面四度修得好，那後面的這兩度就自然來了。例如禪定，我們最先可以做得到的當然只是普通的習定；是不是可以集中注意力？心能不能定下來？這當然是要先去修囉，但是若你已有「無限的一體」這個觀念的話，有時候也可以試修讓心開闊去。例如你現在坐在這裡習定，集中精神，坐了一會兒，心已經比較靜下來了。比較靜下來的時候，你再試試看能不能把心開闊到整個地球去呢？你一這樣做的時候，我問過一些佛友，他們都發現說其實這個心，頭一個就被牆擋住了，因為我們是被感官影響我們的心理的。我們看到這個牆，這個心想擴大過去，心理上就會覺得有個阻礙在那裡的。所以有時候可以練習心裡這種無限的開闊。這有甚麼好處呢？我們一般在不知不覺中有些成見在，平常自己無法察覺的，藉這種修法可把心中的執著消弱，使它漸漸消逝。

上述這些了解可以幫助我們，而且這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我修那麼多年，現在演講也不用看著什麼東西，我跟你講的就是我的心

得、我自己聞思修的結晶，就像是把奶水都擠出來了。若你能夠把這個錄音帶再聽，隔些時日又再聽，就會得我的益處。有時候你去書裡尋求方針；但是有的書講這些，有的書講那些，我們要去聯貫起來，融和起來，往往也不容易。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都請教師傅，像現在您們住持的法師到台灣去弘法了，就一時無法請益了。那一個人若活得久一點呢，有時候師傅又一個、一個圓寂了，又要向誰請教呢？因此，這一類指導的圓融原則，你若深入去探討的話，就會體會這些是你一輩子怎樣做才合佛法，怎樣修行才好一點，所依賴的原則。你遇到什麼法來，什麼境界來，你就不要好高騖遠；沒有什麼「一步登天」的事；修行就是做一個平實的人，踏實做個好人，然後了解這個原則。我們當然很有限，而佛是無限的。我們怎樣接近他？一點、一點，慢慢開闊，慢慢學放得下、無執。有這樣的原則指導，將來可以成長得很好。

而且這點很重要，因為我們人啊，這個肉體你要它長得好，大家都知道你要運動、吃得好，但是我們心靈上也是有類似的需要。你若是走對了，那麼你會慢慢有快樂、平安出來；要是不對，你就會有煩惱而且走不出來，不知道怎麼從煩惱中出來。這些原則就是教我們心靈上，怎麼樣可以

成長，可以有平安與喜悅。而且你要注意，因為我們最後的目標是無限，而且實在是本來無限的，所以我們心靈上的成長是一種無限的成長，而且這個很值得去追求；為什麼？為什麼千里之外為人祈禱也能幫助人家？科學發展得再好，你也不一定遇到好醫生呀！診斷錯誤的也很多。你希望什麼事情都順利，為什麼往往事與願違？因為還是業力在作用啊！科學也很有限；醫生治病，醫到最後、醫不來的時候，那些加在您身上的種種儀器都是在阻礙你往生，都是打擾你最後的安寧。所以我們需要趕快了解這些事情，自己趁早好好修，到時候才不會遇到那些苦厄；這是防患於未然。而且心靈上的成長及喜樂，有這方針指導，就像健康的小孩子在成長，慢慢長成大人；要是走對了，沒有幾年就成大人了。修行也是這樣，你要是找對路了，真誠的好好做，幾年後就大不一樣了。更何況我們每一個人自己修好才能夠慢慢真的幫到別人嘛；對不對？所以修行更顯得重要了，可以移風易俗，渡人淑世。大家應當努力啊！謝謝。



## 緣起與性空

緣起與性空是真理之兩面，互為成立之理。緣起指一切皆因緣合成所現，因此無絕對不變之自性——此即性空，即無我。性空指無絕對獨立而不受因緣變遷影響者，故謂無我；正因無此能絕對自主之我，故一切皆緣起之現象。在實修上，則以去執，修習無我性空，以容忍、服務實現緣起之可塑性，而自他並利。由於一切無我，故一切為無限之一體；體會一體，則惟有依因緣法則為同體眾生服務，而以喚醒同體大愛、共享覺後之奉獻生涯為終極目標。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

應許春梅之請而作



## 為衆而祈請

日前在夢中見密勒日巴祖師現中年喇嘛相。彼結手印示我，並率我及夢中他人禮佛。當時即知其義為：為一切眾生而祈請一切佛、菩薩之加被。吾心中即感歎：眾生與彼相差如此懸殊，而彼不捨一切眾生。密祖垂詢我之特色，即答以「大手印」，意即提倡全法界為無限之一體，而以此理念滲透一切修法及行持，易得圓証佛果。

醒後再思，深體密祖此教授之殊勝——所有眾生之証覺，非任何個體所能導致，而全賴整個法界一切有情之菩提心之共同運作，方能有所進展。而推進此整體之菩提大業，只能以純粹為一切眾生之離苦得樂及証覺而祈請加被之赤忱，感動諸佛、菩薩及護法聖眾，而蒙攝受、教化及護持。依此而修，可免修行者之我執，以為自己修持有功，實則於全法界之菩提大業，不過聊盡一己之棉薄而已。一切端賴喚醒眾生本具，同一純真之菩提心，而能致此者，則唯賴諸佛、菩薩之大慈、大悲、大智、大願與大力！

於日常生活中若能本此「為一切眾生而祈請一切佛、菩薩加被」之發

心，則可消弭人我之對立，而導致社會之祥和。並不會因為此理念十分抽象，而落為空談。修行者宜仔細思索如何融通此理念於修法及生活之中。

在我個人而言，得此教授後，覺得對未來有一種把握——世事之演變雖然不能掌握，但個人在種種境遇之中應當以何種居心來做人處世，已有明確的認識了。至於此教授中之「向一切佛、菩薩祈請加被」與「一門深入」之專修一尊並無衝突，因為緣起上一切皆息息相關而普應尊重祈請，但在實修上限于行者之精力，則宜以「一即一切」之同體體認，以一尊為所有一切諸尊之代表來修習。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養和齋

於加州

# 附錄

## 附錄之一

### 佛說三十五佛名禮懺文

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試鴻臚卿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贈司空諡大鑒正號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娜謨釋迦牟尼佛

娜謨金剛堅固能摧佛

娜謨寶焰佛

娜謨龍自在王佛

娜謨勤勇軍佛

娜謨勤勇喜佛

娜謨寶火佛

娜謨寶月光佛

娜謨不空見佛

娜謨寶月佛

娜謨無垢佛

娜謨離垢佛

娜謨勇施佛

娜謨淨行佛

娜謨梵施佛

娜謨水王佛

娜謨水天佛

娜謨賢吉祥佛

娜謨無量威德佛

娜謨梅檀吉祥佛

娜謨光吉祥佛

娜謨無憂吉祥佛

娜謨那羅延吉祥佛

娜謨華吉祥佛

娜謨蓮華光遊戲神通佛

娜謨財吉祥佛

娜謨念吉祥佛

娜謨善稱名號吉祥佛

娜謨帝幢幡王佛

娜謨鬪戰勝佛

娜謨勇健吉祥佛

娜謨勇健進佛

娜謨普徧照曜莊嚴吉祥佛

娜謨寶蓮華遊步佛

娜謨寶蓮華妙住山王佛

如是等十方一切世界中諸佛世尊。出現世間住持遊行。願皆觀察哀愍於我。我或今生或於餘生。無始時來廣作眾罪。或自作或隨喜作或教他作。或偷盜佛物四方僧物。或自作或隨喜作或教他作。或造五無間罪十不善

業道。或自作或隨喜作或教他作。由此業障覆蔽身心生於八難。或墮地獄  
傍生鬼趣。或生邊地及彌戾車。或生長壽夭。設得人身諸根不具。或起邪  
見撥無因果。或厭諸佛出興于世。如是一切業障。我今對一切諸佛世尊。  
具一切智者具五眼者。證實際者稱量者。知者見者前。我今誠心悉皆懺悔  
不敢覆藏。願我尸羅律儀復得如故。復願諸佛世尊攝受護念證明於我。若  
我今生或復餘生。無始時來於流轉生死。或曾捨施傍生一團之食。或曾持  
一淨戒。或曾修梵行善根。或曾修少分無上智善根。悉皆合集計校籌量。  
如三世一切諸佛於最勝無上迴向願中。願皆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一切罪懺悔 諸福皆隨喜

及勸請諸佛 願證無上智

過去及未來 現在人中尊

無量功德海 我今稽首禮

## 跋

陳師曾請喇嘛畫師造三十五佛像（見相片十三頁）。修三十五佛懺在密宗黃教是列為根本前行之一。此文雖簡略，卻已包含一般懺法之主旨。又因其簡短，而便於一般人實修，甚至納入每日之功課。念三十五佛名時，隨念一聖號即應禮一拜。拜懺極易消除業障，知因果者應加注重而修習之。

一九九六年佛誕日



附錄之二

淨土讚

—讀林鈺堂博士著《勸念佛》—

羅錦堂教授

淨土攝人易可求  
一聲佛號萬緣休  
觀音勢至齊拍手  
斷盡塵勞入聖流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檀香山



附錄之三

曇花

羅錦堂教授

當簾月色照人斜  
夜半傳呼去看花  
我未到時花已落  
餘香猶繞碧窗紗

人世無常，亦復如是，書質鈺堂博士，以為然否？

錦堂附識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夏大

# 一九九四年印贈佛書收支報告

一一〇

甲、支出部份（以美金計）共計二五八〇六元。

- 一、郵費及運費：二一五八元。
  - 二、器材及維護：二四六五元。
  - 三、雜 支：四〇一元。
  - 四、印 刷：二〇七八二元。
- 《怎樣保持婚後之愛》三千冊。
- 《一曲十彈》三千冊。
- 《無限的慈悲》（增訂二版）三千冊。
- 《勸念佛》四千冊。
- 《供養讚頌集》（精裝本）一千冊。
- 《陳上師淨土五經會通演講筆錄》（增訂二版）二千五百冊。（其中二千冊之印費由林泰宏居士負責籌集，未列入本收支報告中。）
- 《佛壇陳設簡說》三千冊。
- 《Two Practices of Impermanence》三千冊。
- 符六種，各一萬張。

乙、收款部份

一九九四年印贈佛書收支報告

台幣四萬二千元，合美金一五九七元。  
加幣九百元，合美金六二三元。  
美金一九四八六元。  
合計美金二一七〇六元。

丙、一九九三年收支相抵結餘美金二〇八三元。

丁、收支相抵結餘赤字美金二〇一七元。

功德名錄：（以台幣為單位）

- 五百元：鄭敏朗、陳春梅。  
一千元：鄭志蓮、連玉春、林雪娥、林雪紅。  
一千五百元：何福田。  
二千五百元：范俊杰全家。  
五千元：高世榮。  
六千元：吳黃蝶好。  
一萬元：楊光明。

一萬二千元：關錦芳、吳長麟及隱名氏等多位合捐。

功德名錄：（以加幣為單位）

十元：王蘭芳、王偉芳、王信芳、張王秀芳、張連興、陳錚華、周陳美雲、侯李足英、張熊淑英、陳維生、劉振經、劉慧賢、李鐵城、王善緣、王熊鳳英、王善能、王曾小霖、王大哥、王姚氏、王雲龍、李黃三妹、李運金。

二十元：陳劍華、陳清華、陳古鳳端、劉國萬、曾古彩霞、譚添福、譚朱慧利、鍾新生、鍾朱慧梅、陳載喜、陳朱慧清、羅美嬌、羅孟嬌、羅紅昌、朱開天。

三十元：劉王莉芳。

四十元：朱張秀雲、羅慎權、朱建民、朱開文、朱李雲英。

五十元：王木南、王李桂英、羅彭善雲。

功德名錄：（以美金為單位）

二元：普利，Paul Tapley。

五元：陳本任、隱名氏，王玉燕。

七元：隱名氏。

十元：王先生，Joe Shray，Bishop Dr. Ajari。

十一元：Gopal Srinath。

十五元：李欣潤。

二十元：隱名氏，北京園，陳俊傑，神農藥局，

Wilson Lau，Craig Mitchell，

Marcie Zellner。

二十五元：殷杰，Dave Verno，

Ok-Koo Grosjean。

三十元：李步，余達權，潘彥蓉，黃兆玲。

三十五元：Anthony Leitner。

四十元：鄒先生，Red McManus。

五十元：曾俊傑，湯淨平，黃雲華，林如堆，張

玉觀，蔣榮水，春風，龔世財，鄭嘉華

、陳春蓉、張泰祥、林文賢。

七十元：楊必達。

九十元：林振乾等三人，白慧貞。

一百元：陳秀蘭、黃善諦、唐弘棋、黃涑楨、鄭

錦福、洪忠勇、呂武吉、謝新銘、曾壁

容、彭迓高、洪碩伯伉儷、王漢藏、關

恣、釋悟塵、Kallstrom Family,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Fei-Jung Cherg.

- 一二〇元：翁太太。
- 一三〇元：李曼玲。
- 一四〇元：邁阿密佛學社、劉榮焚全家。
- 一五〇元：劉彥君、潘雪明。
- 一六〇元：林泰宏。
- 一七〇元：黃德偉。
- 二百元：徐憲國全家、丁山林、劉登雲、  
鄒蘇瓊珠全家、Ricardo Salas。
- 三百元：邱瑞藩、曾明鴻、林滿貞。
- 三二〇元：隱名氏。
- 三二四元：服務生全家。
- 一千元：張敏忠、張明玉、劉淑華。
- 二千七百元：釋乘寧。
- 七千元：黃百肋。

感謝張伯母及張祈真免費海運佛書由台來美並陸  
運至寒舍。

# 一九九五年印贈佛書收支報告

甲、支出部份（以美金計）共計二七七四五元。

- 一、郵費及運費：二八八〇元。
- 二、器材及維護：八八四元。
- 三、佛像相片、租用倉庫等雜支：二三〇二元。
- 四、印刷：二一六七九元。

《寶井清泉》繁體版四千冊。（另有簡體版兩千冊在馬印行，該項收支見該版書後。）

《朝佛沐恩記》二版三千冊。

下列英文書六種，各印三千冊。

《A Golden Ring》

《Wisdom and Compassion in

Limitless-Oneness》

《The Sixfold Sublimation in

Limitless-Oneness》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Liberation》

《A Blessed Pilgrimage》(Second Edition)

《Crossing the Gate of Death in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乙、收款部份

台幣十二萬九千一百元，合美金四七一二元。（其中

由曾居士經手台幣五萬五千元名單已列《寶井清泉》書後，故不在此重複列出。）

美金一七二〇九元。

合計美金二一九二一元。

丙、一九九四年收支相抵結餘赤字美金二〇一七元。

丁、收支相抵結餘赤字美金七八四一元。

功德名錄：（以台幣為單位）

五百元：鄭聰慶。

一千元：黃明源、陳水圳、陳秀菴、鄭紅桃、許

祐等、簡芳梅、高碧吟。

一千六百元：曾祚康。

五千元：張林朱。

一萬元：詹許采繁全家。

五萬元：金寧山寺。

功德名錄：（以美金為單位）

五元：Kathleen Lynch, Steirling Gordon.

十元：Jonathan Graham.

廿元：李淑華、吳素卿、林安昌、陳性山、黃兆

玲、Robert Liu、Tracy Tang、

Yvonne Speigel。

廿五元：Asha Patten。

三十元：李雅、林靜仙、柳佩君、徐桂瑩。

三十五元：Michael McLeron。

三十六元：李志華全家。

三十七元：Olaf Frank。

三十八元：陳莞如。

四十元：方若琦、無名氏。

五十元：陳慧中、陳春蓉、吳紹祿、范員妹、陳

開興、鍾秀芬、黃雲華、林少光、果冰

、余培基、Len Marlieb、

Hean Choong Chin。

五十五元：湯慈欣、湯淨平、沈引華。

六十元：Alice Yang。

七十元：劉榮焚全家。

七十六元：連金環。

八十元：李曼玲。

九十元：劉永鈺。

一百元：徐憲國、王寧國、牛仰堯全家、曲克發

、曲楊支常、洪秀琴、唐弘棋、楊冠英

、黃善諦、鄭白慧貞、關恕全家、

Theresa Chen。

一百五十元：朱惠美。

一百九十元：劉鴻超。

二百元：丁山林、張朝權、林滿貞、馮佩意、蘇

文雄全家、楊法洪全家、關忠全家。

二百〇八元：服務生全家。

二百五十元：林炳宗全家。

三百元：曲立正、University of Hawaii。

三百十八元：陳忠進。

三百八十四元：曾祚康。

五百五十元：陳公驩。

五百六十二元：湯松義全家。

一千元：郭葉。

一千一百元：波特蘭市普輪寺。

二千五百元：李思穎。

五千一百〇五元：林成穗全家及林敏儀。

感謝張伯母及張祈真免費海運佛書由台來美並陸運至寒舍。

---

## 迴向

- 一．願具德上師長住世，已辭世者早降誕。
  - 二．願人類邪說暴行早日停止，佛法弘揚無礙。
  - 三．願我及眾生精勤佛道，即生即身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 四．願我及眾生慈悲增長，直至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 五．願我及眾生智慧增長，直至圓滿佛果，永無退轉。
-